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9年6月25日星期四

上午9時正會議繼續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華明議員，J.P.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耀忠議員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劉江華議員，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鄭家富議員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陳偉業議員

余若薇議員，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梁國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湯家驊議員，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 S.B.S., J.P.

甘乃威議員， 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林大輝議員， 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陳淑莊議員

梁美芬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黃國健議員， B.B.S.

黃毓民議員

葉偉明議員， M.H.

葉國謙議員，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

譚偉豪議員， J.P.

缺席議員：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霍震霆議員，G.B.S., J.P.

馮檢基議員，S.B.S., J.P.

梁家騮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I.D.S.M.,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J.P.

列席秘書：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助理秘書長馬朱雪履女士

主席：早晨。本會現在恢復會議，繼續處理“抓緊機遇把兩岸‘大三通’轉危為機”議案。

議員議案

主席：我現在請張宇人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抓緊機遇把兩岸“大三通”轉危為機

恢復經於2009年6月24日動議的議案辯論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

張宇人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兩岸的海運”之前加上“香港一向作為兩岸商貿及社會交流的重要平台，”；在“交流和合作；”之後刪除“及”；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五) 協助兩岸早日達成‘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以消除兩岸間的貿易壁壘，一起打造大中華共同市場，並充分發揮貿易發展局駐台灣辦事處的功能，以協助港商進一步發展；(六) 研究推動中港台專業資格互認的可行性，以促進本港專業服務業的發展；及(七) 與台灣推動避免雙重課稅安排，從而提升本港的競爭力，強化本港作為大中華地區商務平台的地位和促進兩岸三地的共贏”。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就梁劉柔芬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梁家傑議員，由於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

主席，修正案的經修正部分其實是很簡單的，第一，我沒有保留就議案的前言作出的修正；第二，我把原修正案第(六)點提到的“使在香港設立公司的台商到內地經商時可免於同時繳交台港兩地的稅項”這部分，加在張宇人議員修正案第(七)點的最後部分；及第三，我保留了原修正案餘下部分的建議，並就此作出行文上有必要的修改及更改段落號碼。

梁家傑議員就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使在香港設立公司的台商到內地經商時可免於同時繳交台、港兩地的稅項；(八) 盡快於台灣設立特區政府辦事處；(九) 更積極發揮其中介人的特殊角色，將香港打造成兩岸三地的交流平台，共同推動中、港、台在法治、廉政、文化藝術、環保等方面的發展，藉此豐富三地的民間及官方交流；(十) 加強與中華旅行社的合作，並強化其在貿易、投資、旅遊等方面的功能；及(十一) 推動兩岸三地的郵輪旅遊”。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家傑議員就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梁劉柔芬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葉國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葉國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吳靄儀議員、劉皇發議員、李鳳英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石禮謙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黃定光議員、葉偉明議員及葉國謙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陳淑莊議員及黃成智議員贊成。

梁美芬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陳克勤議員及黃國健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0人出席，9人贊成，3人反對，8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13人贊成，2人反對，6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抓緊機遇把兩岸‘大三通’轉危為機”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抓緊機遇把兩岸‘大三通’轉危為機”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陳偉業議員，由於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早晨，有些議員還未睡醒。

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梁劉柔芬議員議案。

主席，我經修改的修正案跟我原來提出的修正案在內容和原則上沒有甚麼分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繼續譴責政府多年來漠視台灣的工作。

陳偉業議員就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此外，鑒於政府當局過去多年漠視與台灣建立密切關係的重要性，導致港台關係停滯不前，而香港政府過去多年禁止台灣當局官員及相關人士入境，更是對台灣相關部門及人員的極大侮辱，故本會對特區政府的前倨後恭表現感到極度失望並作出強烈譴責”。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就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梁劉柔芬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葉國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葉國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吳靄儀議員、李國麟議員及張國柱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李鳳英議員及謝偉俊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及黃成智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1人出席，3人贊成，16人反對，2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4人出席，14人贊成，9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李華明議員，由於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梁劉柔芬議員議案。

我也是把原來修正的第(三)點，即有關恢復香港居民和立法會議員的回鄉權那一點，加進我經修改的修正案中。

李華明議員就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及(八) 與內地部門商討，恢復被禁止進入內地的香港居民及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回鄉權，向他們發出《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讓所有中國公民都得以自由穿梭兩岸三地，以實現真正三地互通”。”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就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梁劉柔芬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華明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李華明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吳靄儀議員、李鳳英議員、李國麟議員、陳茂波議員及張國柱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黃容根議員、石禮謙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葉偉明議員及葉國謙議員反對。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劉皇發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陳健波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及黃成智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1人出席，5人贊成，8人反對，8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4人出席，14人贊成，9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葉偉明議員，由於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葉偉明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梁劉柔芬議員議案。

我經修改的修正案其實只是在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中，關於珠三角機場的合作上，具體提出商議籌組大珠三角機場羣專責小組和空域分配的問題。

葉偉明議員就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及(八) 商議籌組大珠三角機場群專責小組，就區內機場的定位、空域、航線、航班、跑道興建以及股權交換等問題交換意見；並研究於本港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以及與內地商議解決空域分配問題等”。”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葉偉明議員就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梁劉柔芬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黃定光議員，由於張宇人議員及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黃定光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張宇人議員、葉偉明議員修正的梁劉柔芬議員議案。

黃定光議員就經張宇人議員及葉偉明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九) 加強吸引台灣企業透過香港融資，以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及(十) 積極參與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規劃建設，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作用，使香港繼續在兩岸三地經貿交往中保持積極的角色和作用，為香港經濟發展創造新的動力”。”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定光議員就經張宇人議員及葉偉明議員修正的梁劉柔芬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梁美芬議員，由於張宇人議員、葉偉明議員及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梁美芬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張宇人議員、葉偉明議員及黃定光議員修正的梁劉柔芬議員議案。

由於先前3位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將取消原來的修正案中有關落地簽證的部分，只提出簡化兩岸三地居民往來的出入境手續作為第(十一)點。至於加強教育、環保及司法互助交流則順延至第(十二)點，而設立官方辦事處亦順延至第(十三)點。懇請各位同事支持。

梁美芬議員就經張宇人議員、葉偉明議員及黃定光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十一) 積極研究簡化兩岸三地居民往來的出入境手續；(十二) 加強兩岸三地在教育、環保及司法互助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及(十三) 按照現時特區政府設立駐內地辦事處的模式，展開研究在台灣設立官方辦事處的可行性”。”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美芬議員就經張宇人議員、葉偉明議員及黃定光議員修正的梁劉柔芬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5分28秒。

梁劉柔芬議員：我今天這項議題得到這麼多同事的回應，而且還要延長至第二天回來再辯論，我想這也是一件好事。不過，大家要把這項議題

盡量放在心中，多加留意，盡量推動，因為香港是不能單看自己的。我希望今天這項議題在未來可像其他議題般，在數年後便會看到它開花結果。

有些同事動議就我的原議案加插一些修正案，雖然有些修正案今天未必能獲得通過，但也不要氣餒，只要溫和一點，平心靜氣，從一些實際可行的角度循序漸進地慢慢進行，是一定可以辦到的。

主席，正如我的名字這麼繞嘴，說了這麼久和這麼多年後，我今天終於聽到很多同事也說得很正確。(眾笑)所以，只要循這個角度來做，大家的理想應該很快可以實現的，只要溫和一點便行了。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梁劉柔芬議員動議的議案，經張宇人議員、葉偉明議員、黃定光議員及梁美芬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強化金融、貿易領域人才資源。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黃宜弘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強化金融、貿易領域人才資源

黃宜弘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眾所周知，中央政府最近公布會把上海發展成為我國的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目前，金融海嘯、甲型流感蔓延全球，各種挑戰層出不窮，對香港的沖擊，大家有目共睹。面對遠慮近憂，我們特別有需要具備足夠有創意思維、國際視野、管理經驗及專業知識的人才，以提高香港的競爭力，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地區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讓經濟邁向多元化、高增值之路。

因此，我提出這項議案，希望促請特區政府進行深層次的思考，全面檢討現有的政策及措施，達到培訓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最終目的。

主席，教育是經濟發展的基礎。過去1年，香港多所大專院校在區內不同的大學排名榜均名列前茅，顯示香港專上教育有一定的成就。但是，香港現時只有不足20%的適齡青年能獲大學取錄，這百分比低於歐美，甚至低於新加坡、台灣和內地。我認為，政府應在教育 and 培訓方面，投放更多資源。

為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區內教育樞紐的目標，我希望政府和有關院校，能積極吸納內地及海外有潛質的優才來港升學或進修。政府應研究如何放寬這些非本地學生在港就業的限制，鼓勵他們留港發展。

近年來，香港部分大學畢業生的語文能力，“德、智、體”能否全面發展，文科與理科知識能否兼顧，理論與實踐能否結合，這數方面均仍有不足之處。單就語文能力來說，香港作為金融、貿易中心，我們實在有需要提高學生的中英語水準。在知識經濟時代，我們的教育制度及教學方法必須與時俱進。我歡迎教育局最近推出教學語言微調方案，讓學校有更大自由度，為學生的教學語言作出安排，亦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在初中階段接觸英語。為了落實微調方案，政府應加大力度培訓英語教師，改善教育方法。我希望政府密切監察有關方案的成效，不斷檢討及考慮進一步完善的措施。此外，隨着香港與內地聯繫日益緊密，中文和普通話的學習更顯重要。我支持用普通話教授中文，希望政府能切實考慮這個建議，真正實踐兩文三語的教學理念。

我歡迎勞工處推出大學畢業生實習計劃，提供約4 000個名額予大學畢業生，在本地或內地的企業及機構，接受為期6至12個月的實習和培訓。這計劃有助紓緩就業問題，更重要的是，青年人在企業接受鍛鍊，往往是提高工作能力和溝通技巧的最佳途徑。我希望政府日後可增加名額，甚至考慮將計劃擴展至尚未畢業的大學生，讓他們早些進入金融、貿易等領域，獲取經驗，裝備自己。我相信有關的商家會支持這計劃的。

主席，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如果想保住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不可能單靠本地人才，而必須一如紐約、倫敦，以及鄰近的上海、新加坡般，以面向世界的廣闊視野，積極引入更多高學歷、高水準的外地人才。這對香港的長遠發展，大有好處。

優秀的外地人才，尤其是金融、貿易的高端人才，除可吸引更多外地企業及資金來港，更可提升香港企業的生存能力、生產能力和研發能力，有助拓展多元化產業，為香港帶來更多就業機會。我們不應因為近期就業市場比較疲弱，而動搖吸納外地優才的政策。

政府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推行了3年，為香港引入不少來自不同地區、不同界別的專才。我歡迎政府從去年開始放寬資格限制，簡化審批程序。政府應加強有關計劃在內地及海外的宣傳，利用各種媒體和活動，讓更多外地人才，尤其是金融、貿易領域的人才，瞭解這計劃，下決心來香港發展。

主席，除了培訓、吸引人才之外，留住人才也不可忽略。如果香港辛辛苦苦才培養出一個人才，或引入一個人才，但不久又讓他走了，這是非常可惜的。如何令人才願意來港，並且長期留港，乃至爭取已外流的人才回流，取決於香港的整體環境和用人單位；具體而言，包括生活質素高、稅制簡單、資訊發達、融資方便、政府和僱主善待人才等。我認為，各部門均應在做好服務工作的同時，考慮怎樣為香港留住人才，避免部分人才因為“水土不服”或其他原因而流失。例如，過往有報道指一些海外專才由於空氣污染問題而選擇離港，這不但會影響香港的形象，更會影響香港的競爭力。我希望政府繼續關注環境保護，努力減少空氣污染。

我有一個來自歐洲的金融界朋友，他是一間銀行的副總裁，已在香港連續工作超過7年，其間因為轉工需要，曾經以遊客身份短暫居港。他對香港有感情，在香港之外，包括他的家鄉，並無其他住所。他想申請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我覺得有關部門應可酌情給予通融。鑒於世界

各地對高級人才的爭奪越來越激烈，我希望政府能認真考慮，對有關入境條例作出必要的修訂，以適應形勢的發展和香港的需要。

主席，金融和進出口貿易，在香港經濟發展中，一向扮演重要角色。根據政府統計處2007年的數字，金融業和進出口貿易業各佔本地生產總值約兩成的比重。截至去年年底，這兩個行業的就業人數接近70萬人。新機構、新產品、新業務不斷湧現，但受到全球經濟衰退拖累，這兩個行業都存在嚴峻問題。我認為，政府一方面要為企業紓困解難，助市民共度時艱，另一方面也要為這兩個行業的長遠發展做好全盤規劃。

金融、貿易人才是金融、貿易中心彌足珍貴的“財富”。為了協助本港金融、貿易業盡快復蘇，帶動經濟走出谷底，加強這兩個行業在區內的競爭力，我促請政府積極培訓及引入金融、貿易人才。

在培訓人才方面，政府應考慮適當調高金融、貿易業界人士的持續進修基金資助上限，鼓勵從業員逆境自強。不少業界人士均有意考取各種專業資格，政府透過增加資助等辦法，可以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

在引入人才方面，政府應考慮建立“海外金融、貿易人才資訊庫”，放寬輸入人才規定，並參考新加坡及內地各級政府對外地人才的獎勵政策，讓人才與企業共同成長。這兩個行業某些缺乏本地人才的職位，可以考慮讓僱主無須先進行本地招聘，而直接輸入外地專才。

主席，總的來說，在全球一體化的新形勢下，市場對金融、貿易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聚集錢財還要聚集人才，“引資”更需要“引智”。為了盡快擺脫金融海嘯影響，實現可持續發展，我促請政府全面檢討人才資源政策，採取靈活、有效的措施，引進與培訓並重，發揮育才、引才、用才、留才的作用，使香港成為一塊“人才磁石”，為香港金融、貿易等行業開拓一片新天地，為國家經濟騰飛作出更多貢獻。

多謝主席。

黃宜弘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面對金融海嘯的衝擊，以及世界經濟局勢發展的許多不穩定因素，香港必須壯大自身的人才資源，才能鞏固其作為區內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就此，本會促請特區政府全面檢討現有政策及措施，以強化本地大專院校在金融、貿易領域的人才培訓，以及進一步從全球各地吸引相關的專業人才來港。”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宜弘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有4位議員準備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4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涂謹申議員發言，然後請葉劉淑儀議員、王國興議員及梁國雄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黃宜弘議員議案的前提是香港有需要鞏固作為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而他所提具體建議的焦點是要強化本地大專院校在金融、貿易領域方面的人才培訓，以及吸引相關的專業人才來港。主席，我是相當同意黃宜弘議員的議案的。

我提出的修正案是要培訓這些人才，但從最近的一些事件看到，包括雷曼事件、精明債券事件及中信泰富事件，令我要提出，在培訓人才方面須汲取甚麼經驗和教訓，以及就現時的狀況，要鞏固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們在培養人才和吸引人才方面，又有甚麼要注意的地方呢？

我先從一個在金融業廣泛流傳、而我本人亦相信的一個事實談起。某大銀行高層表示其銀行最後沒有銷售迷債，是因為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他的同事聽過後，亦不知道是甚麼東西，未能解釋，也不理解其風險，所以該銀行便沒有參與銷售，至於其他銀行進行銷售，便由他們做好了。我從這件事看到有兩點是很有趣的，第一，作為銀行高層，甚至整個團隊都說不明白迷債，究竟迷債是否深奧得不能明白，甚至大銀行也不明白——我不是說最後明白了而不銷售，而是不明白，所以便不做，正是“食少多覺瞓”。

我們看不明白這些產品，是否我們有問題呢？請記住，並非我看不明白或其他同事看不明白，而是銀行高層也看不明白。第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看不明白便不銷售，他在操守上是有所不為，不會不明白仍參與銷售，這相對於其他最後有銷售的銀行(因為有委員會進行調查，所以我不會對一些確實的結論下判斷)最低限度，從現時的資料顯示——例如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報告，尤其是被刪去的部分，現時終於解封了，或從千千萬萬名苦主所揭示的很多投訴——我們有理由相信，很多從事金融業的人才，在銀行前線工作的員工，其實沒有足夠的訓練，甚至不明白某些產品，但仍要推銷。

大家要記住，黃宜弘議員要為國際金融中心培訓人才，但不止是培訓基本知識及他們的操守，尤其是議案指世界經濟局勢發展有很多不穩定因素，甚至有很多日新月異的金融產品。很多金融產品並非香港推出的，但我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亦不能“斬腳趾避沙蟲”，甚麼也不銷售。所以，我們須瞭解最新的發展，尤其是產品的發展，使香港可適合不同客戶或國際機構投資者，在他們的投資也可以分一杯羹。因此，我們一定要有足夠的人才明白產品。現時，我們背靠祖國，也有三通，即有台灣客源，我們銷售的產品不單是出售給香港人，還有國際投資者和內地客。最近，我處理了一宗有關內地人購買“精債”和“迷債”的個案，這個案對我的提醒和感觸有很多。內地人來港投資金融產品，原因包括了很多微妙的因素，例如在香港的金錢可以自由進出，自由轉往世界各地，還有很重要的，是他很相信香港的專業人才：銀行的員工、香港的律師、會計師、上市的法例及整個金融體系。所以，我們要跟上海競爭，與其他國際金融都市競爭的話，前線銷售產品的同事或分析產品風險評估的同事，在配對客戶是否適合購買某些產品時，便絕不能以一些簡單的單張詢問客戶想要甚麼贈品，要DVD機、CD機，還是超級市場禮券。他們除了着重跟客戶的關係和送出贈品外，是否也應該老實地詳細解釋產品的風險呢？

銷售“迷債”的個案中，有一間銀行不單在香港銷售，也在菲律賓、新加坡和台灣銷售，還專門針對某個客戶羣，當中包括華僑。這些華僑來港投訴時有很大的抱怨，雖然他們跟銀行是客戶的關係，但亦有過往背景和歷史的因素，他們從沒有想過，銀行跟他們這麼熟稔，又有歷史淵源，竟會到菲律賓欺騙華僑的錢，這是他們原來的話。他們確實很痛心。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銀行的產品不單在香港銷售，還會向全球銷售，如果招來了這樣的評論，我覺得這真的很傷害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我們不能只聽局長所說便沾沾自喜。我聽過一種說法是，難道美國和新加坡沒有銷售“迷債”？但是，我們要看看事後的處理方法，我們的處理手法是否較他們好得多呢？現時仍有眾多苦主，事情又過了多個月，我們有沒有好好解決問題呢？

出現這情況有兩個可能性，一方面是同事不明白產品，但礙於銀行的整體制度，可能是佣金、表現等，以致他們在沒有足夠的訓練下而有所疏漏。另一方面，他們可能是較明白的，但沒有理會，亦不顧及操守，甚至是一些中層或上層的同事仍堅持以這種方式銷售。

綜合起來，我覺得一定要培訓前線員工有操守，這是很重要的。為了讓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呼籲受不良銷售影響的市民要敦促政府認真和有決心地改善制度，以及追究事件，汲取寶貴的經驗。我呼籲所

有受影響的市民，在7月1日能夠展示他們的力量，令政府認真處理往後的改革，並進行詳細的調查，使我們真正知悉發生了甚麼事，知道應如何改革和改善。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我歡迎黃宜弘議員提出的議案，喚醒我們要重視金融和貿易方面的人才培訓。最近，有一位知名的本地經濟分析員兼資金管理經理陸東先生到敝智庫演說。他提到香港的經濟有如一個plateau(中文是否翻譯為一個平原、高原?)，下面有4條支柱支撐着，便是地產、金融、貿易和旅遊。我們的特首現時正積極發展新產業，在促進經濟的轉型和升級之餘，我們也應該留意如何鞏固和維繫這四大支柱的生命力。

我今天的修正案其實是特別想提出與貿易有關的航運方面。我記得最初這項修正案要提及航運時，立法會秘書處的職員便存有疑問，想不通航運怎能與貿易拉上關係。然而，香港有海港，船隻可以前來，這便是我們的天然優勢，這樣才能發展貿易。因此，航運其實與貿易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我們參看一些勞工的數字，與貿易相關的行業其實包括批發、零售和進出口貿易。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這佔勞動人口的42.8%，如果加上與貿易有關的運輸、倉庫和通訊業，便佔7.8%。兩者相加起來，已佔了我們勞動人口的50%。因此，貿易可以拉動很多相關的行業，然而，這也有需要得到很多其他相關行業的支持，航運便是其中之一。我今天的修正案便特別要喚醒會內和會外的人士，注意航運人才不足的重要性。

最近，報章有很多有關本地航運的報道，我特別留意到香港船東會執行董事包榮先生的話，他指出航運其實佔香港GDP的2.2%。雖然有些人說香港航運正面對危機，因為與貿易相關的運輸業，好像來港的貨櫃數目在下跌，香港作為集裝箱港口的地位也一直被其他人超越，還要面對深圳兩翼的新貨櫃碼頭的挑戰，但我們其實應該明白一點，即使少了船舶運貨來港，香港仍可以作為一個航運中心，因為香港的船舶登記是非常成功的。船舶登記(shipping register)是在1997年前，中英談判香港過渡安排中其中最成功的一環。直至本年4月為止，我們的船舶登記的數字已升至超過1 500艘，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噸位也超過4 000萬噸，與東京相比，可見東京已是大大落後。

即使是少了船隻來港，少了貨櫃集裝箱的船隻來港，航運仍可以拉動很多與貿易相關的行業，例如與航運有關的融資，與航運有關的訴訟，包括仲裁、海事仲裁和保險等，這些均是高增值的行業。有瞭解航運的人士跟我說，航運其實是非常高增值，是發了達也沒有人知道的行業，per capita GDP非常高，可以說是香港經濟的Best Kept Secret。航運界一向也很低調，因為它根本不想別人知道它賺取這麼多錢，以免把行內人才的薪酬拉高。但是，直至目前為止，為何香港船東會執行董事也要出來說話呢？如果香港要鞏固航運的發展，便要進一步加強人才的培訓，而在人才培訓方面，香港是不足的。

根據我的調查，發覺香港目前只有香港理工大學開辦物流系，教授與航運相關的東西。最近，立法會也有議員提出辯論議題，指有大學有意開辦獸醫學院。與其要開辦獸醫學院——香港的農業佔本地的GDP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深圳也只佔GDP的1%——在大學開辦航運學系和海事學系，或強化現有的部門，開辦海事學院，對鞏固香港的服務、貿易和貿易相關的服務，例如航運，是更有幫助的。特別是有行內的人士告訴我，香港很缺乏的，第一，便是領航員，原來領航員每月薪酬可達數十萬元，但因為現時沒有人願意入行，所以領航員將來也可能會“絕種”。如果“絕種”的話，這對於引領船隻來港從事貿易工作，會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此外，航海的收入其實也很不錯。香港有航海學校，但很可惜，香港的年青人不知是否較不喜歡離開家庭，所以真正願意航海、考取一副、二副牌照，進而陞級為船長的人才是不足夠的。我很高興聽到一個消息，香港很快便會有一位年輕的女船長，這是很可喜的。為何我們要鼓勵更多年青人考慮航海？香港作為航運中心，有這麼好的地位，我們的船舶登記這麼受歡迎，便是因為香港的船隻管理(ship management)良好。

怎樣才能做到良好的船隻管理？除了使用科技，知道船隻的航行路線外，在辦公室內管理船隻的人員，其實也要有航海的經驗，當船隻遇險、遇難、遇到海盜或要維修時，他們可以指導它們到哪個鄰近的港口停泊或修改航線。因此，香港實在應該大力鼓勵更多年青人——在金融海嘯前，大家也想像做財務、會計這類與金融和投資有關的工作——把眼光放遠點，有更多冒險精神，來考慮投身這些行業，例如領航員和航海，在他們吸收了一定經驗後，再回來擔任船隻管理的工作。

如果政府要鞏固香港作為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特別是貿易中心，在這些與貿易相關的服務上，例如船隻管理和船舶登記等的服務方面，便應該加強，特別是人才的培訓，讓香港將來也可以像倫敦一樣，即使船隻少了來港——現在倫敦的口號是“Maritime London”——即使我們將來的貨櫃碼頭轉運的貨量減少了，香港仍然可以憑其優秀的船隻管理服務和其他相關的服務，成為Maritime Hong Kong，成為一個少了船隻也可以有其穩固地位和作為世界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方。多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歡迎及支持黃宜弘議員的議案，我的修正案只不過是在原議案的基礎上作出補足。

主席，香港自1970年代經濟起飛，發展成一個工業為主、勞動力密集型的經濟體系。不過，二十多年來，香港已轉變了勞動力密集的經濟形態，發展成為金融、服務、貿易為主的國際都會；而原議案之中提到的金融和貿易業，正正是這個國際都會之中，四大經濟支柱的其中兩項。

這兩大支柱佔本港的經濟比例越來越重。在2000年，金融服務業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11.6%。但是，到了2007年，已上升至19.5%。貿易所佔經濟比例更大，在2000年已佔20.7%，到了2007年，更超過兩成，達到本地生產總值的21.2%。

主席，這20年來的經濟結構轉型，對勞動力市場帶來很大的轉變。從事貿易和金融業的就業人數持續上升。到了2007年，在貿易方面有六十三萬多人，金融業也有接近20萬就業人口，佔本港勞動人口大約三成。

既然金融、貿易業等佔經濟比例越來越高，政府當局必須特別重視相關的人力資源政策的規劃，以配合發展。特區政府應該積極訂定有效培養本地人才的策略，加強教育上的投資，透過本地8所大專院校提供更多相關的大學學位課程，積極培養本地的金融、貿易人才。

主席，政府最近決定落實經濟機遇委員會的建議，提供土地以發展私立大學，我認為這是邁出正確方向的一步。當然，大學畢業不是學習的完結。無論是學習還是培訓，都要終身參與、終身培訓。然而，香港在職人士普遍面對工作量沉重、工時極長的問題，而工時長的情況在金融、貿易業尤為嚴重。其實，他們是有上班時間的，但卻永遠沒有下班時間。他們往往要帶着電腦回家，而且可能要拼搏至深宵。因此，如果

要他們在課餘進修，付出的不單是金錢，更重要的是時間、精力，而他們的家庭也要作出很多犧牲。因此，政府應該積極考慮立法規管工時。我們知道爭取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和8小時學習，是“打工仔”百多年來的訴求。可惜直至今天，8小時工作仍然是空談。

事實上，本地金融學系的畢業生數以千計，加上在海外留學歸來的莘莘學子，每年都會為金融界帶來新增的人才。但是，金融海嘯由去年爆發以來，至今仍未平息。其實，金融、貿易學系的畢業生是比較難找工作的，再加上迷債事件，大家都看到現時金融業遍地屍骸。其實，很多人現在也難以找到工作。我有一位朋友的弟弟，在美國修讀金融學科，去年畢業，找工作找了一年多，到最近才幸運地找到工作，但薪金已大幅下調。我想，業內的“打工仔”是深明這痛苦的。我希望政府明白，也希望商界也明白這種情況。在貿易方面，今年年初進出口貿易額急劇下跌，不單年青人難入行，即使在職人員也有很多被裁員、凍薪、減薪。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政府應與相關機構加強培訓課程，繼續推出相關的學位、文憑和證書課程，透過持續進修基金，為遇到困難的業界人士提供支援，以及為畢業同學提供專門技術和職業培訓。

基於上述的就業情況，我的修正案一針見血地提出應優先聘用本地人才的原則，希望業界優先聘用本地的專才，這一點也是工聯會數十年來的一貫主張。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有很多外資機構在香港投資，很難避免它們由海外派遣要員或專才來港。不過，我呼籲各機構要給香港的本地人才機會，香港的本地人才會有出頭的機會，本地才可以有專門的人才冒起。讓我舉出數個例子以資證明，例如金管局的“任總”、恒生銀行的“鄭大班”，以至我們議事堂內的詹培忠議員，他們其實均是金融界內精英的表表者。香港是有人才，香港是可以出人才。因此，我呼籲特區政府及投資者均要優先把機會給予本地人才。

剛才我提到香港每年皆有數以千計金融、貿易的畢業生，他們亟需一份工作以實踐所學，學以致用，才不會浪費特區政府用在教育上的巨大投資。各位議員，政府在教育上作出巨額投資，這些公帑其實也是香港人珍貴的血汗，我們豈能讓我們香港人珍貴的血汗白白付諸東流呢？因此，我很希望大家均支持原議案及我的修正案，優先聘用本地的人才，讓本地的專才有發揮的機會。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主席，在我發言時，其實我的心情已到了另一處，因為稍後我要前往中聯辦為劉曉波先生請命。我今天當然不會談劉曉波先生，因為你一定會覺得我離題，所以我是不會說的。

我聽到王國興議員說，他昨天說我們社民連是沒有邏輯的，但我想跟他說一個邏輯，他應該.....工聯會“假假地”也是共產黨一直培養的，由一九四幾年開始，他也應該懂得所謂資本無國界、工人無祖國這說法。他剛才說叫國際資本大量入港，又要動用公帑辦私人教育，又說首先要保障本地的工人，尤其是做金融的。這是在全世界的範圍裏也根本不會發生的事。

資本是一種巨大的力量，這一點在本會裏已經看到，本會現時已變成一個招商會，而不是立法會，各議員受到各財團(包括紅籌財團在內)的影響，均在借題發揮，好像我這般，又好像“葉太”般，談論了一會便談到航運了，對嗎？即本會已經是.....昨天陳茂波議員和我不謀而合，他在談台灣時也談及平台、預託證券等，那些資本是“嘖嘖聲”集合的，好像主席你小時候唸的共產黨宣言般：一個幽靈在歐洲的上空徘徊，現時是有數十個幽靈在立法會的上空徘徊，我看到很多個，全部均是招商，利用這裏作為平台，為某一行業、某個財團在此發揚光大，告訴政府和老人家，其實也是告訴有份觀看這項辯論的人：我們是有say的，我們是會發言的，所以，“四大支柱”行業便輪流地透過這些代議士(即代表財團的代議士)發言了。

王國興議員說.....他甚至已離開了.....由於工人無祖國、資本無國界，他的話根本是“勃論”。他歡迎資本前來，卻叫資本作出選擇時，要先選擇香港人。那麼，我要問它來香港是為了甚麼的呢？它來香港為了養活我們嗎？它來香港是為了賺錢的，如果能養活我們，那便是一個副產品(by product)而已，對嗎？所以，工聯會是一個怪物，他們整天都希望資本會憐憫工人，但我卻不同，我一直也認為資本當然是一個非常貪婪的物體，好像幽靈般，所以，我提議的措施、我的說法，便是要由政府予以監管。

話說回頭，在這次金融海嘯中，大量無辜的銀行僱員被上司指令售賣有毒的產品，而銀行很多也只是賺取一些佣金而已。由此可知，這個全球金融資本的運作是多麼的無情，即使強如這羣銀行家，在此競爭中也不惜“抓破臉面”，對於其長期的客戶，當中有很多是退休人士、智障人士、傷殘人士，一律以誤導手法進行銷售，即採用近乎詐騙的方法把這些有毒的金融產品售賣給他們。我們的政府在做甚麼呢？我已說過“‘傻強’扶弱”是不行的，“鋤強扶弱”才是對的。情況是這樣的，局長受

命於政府，在某一個委員會裏監視着一些事情，接着曾俊華便在一個金融機構的管理委員會裏監視着證監會和金融管理局，以“三頭馬車”來告訴國際貨幣基金會，他們是在監視着的。但他們看到甚麼呢？卻是遍地屍骸——王國興說是遍地屍骸。

主席，你想想，如果你管理本會時，本會是亂作一團的，你會不會說些話呢？我說某個詞語時，你也會指出我不能說非議會的語言。但是，這關係到千千萬萬、數以十億元計資產的流失，卻是沒有人管理的。曾俊華作為主席，我不知道他是做甚麼的，他只是“飲杯茶、食個包”便離開了。我曾問任志剛、問陳家強、問曾俊華他們可否把那些東西全部拿來給我們看，他是負責管理兩個委員會的，可否拿一些電郵來看呢？我問蔡耀君，當任志剛在事發之前，即2008年的時候，有沒有問他拿一些來往電郵、文書等，他可否拿出來讓我們立法會監察一下呢？現時沒有下文，好像扔一塊石頭到水裏般，扔一塊石頭到水裏也會發出“咚”的響聲，但現在有甚麼呢？蔡耀君現在有沒有表示會把資料給我們呢？我問他們拿取資料，他們卻沒有給我。

本會已被一些財團和有公權力的機構當作為垃圾，只是不斷把公眾利益或疑似公眾利益作為藉口，拒絕把那些東西提供給我們，調查也不合作。這樣早晚會驚動“老人家”，叫黃仁龍抓人，指這是藐視立法會的。單是這一點已足證明怎麼能監管他呢？本會除了招商外，何以向小投資者負責呢？

主席，你也知道你身為主席，是要管理事務的，你想想，陳家強、曾俊華代表香港政府主理兩個委員會，負責管理事情，卻不提交資料，又帶我們“遊花園”。任志剛更為離譜，是沒有任期的限制，薪酬估計是由銀行家給他的，他負責管理銀行，但銀行卻售賣有毒產品，這樣又怎算進行過監管呢？

為何我要提出這些呢？便是因為這政府必須由民主程序產生，辦事最少也要透明一點。現時那人的姓名是甚麼呢？我也不記得了，曾蔭權那隻“馬”叫甚麼名字？噢，他叫陳德霖。陳德霖如何能出任任志剛的職位，現在說來也是一個秘密，包括甚麼時候提議、甚麼時候醞釀、由誰來通過、由誰來提名等。“老兄”，他以為現時那些東西是曾家的私產嗎——主席，我不是說你——你以為那是曾蔭權的私產嗎？可以這樣的嗎？可以兄終弟及的嗎？現在還是周朝嗎？

各位，關於這個問題，我也不談那麼多了，我最少提出一個要求，這個特區政府何時調查完所有的迷債個案？立下汗馬功勞的任志剛食

君之祿 —— 是食我們人民之祿，卻不擔人民之憂，他竟然會說，便是盡這3個月時間來調查了七成，我想請教他，他在這個MOU(即備忘錄)裏與證監會分權，分權後又辦不到事情，人家人人也在等死，只打算在七一上街。還有那些ETF的苦主昨天致電那裏，他們變成發了瘋似的，因為對方說暫時不調查了。在此方面，他做過甚麼呢？陳家強，你稍後回答一下。

主席，我是借題發揮的，但我覺得如果我不借題發揮，便是對不起自己，因為那裏是會致命的，如果他再不改變，當下一個浪到來時又會令更多人致命的了，他把平台擴大，屆時連台灣同胞和國內同胞均會死作一團，對於此情況，他還有沒有廉耻的？陳家強應該回答一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首先代表各相關政策局感謝黃宜弘議員提出的議案，讓大家在立法會討論有關香港金融及貿易領域人才培訓，以及如何吸引相關專業人才來港的議題。至於由葉劉淑儀議員、王國興議員、涂謹申議員和梁國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稍後在發言時會作出回應。

人才向來是香港金融業賴以成功的要素，而如何更好地培育和吸納人才，則是香港能否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政府對於強化本地金融人才，有系統性的措施，一方面從正規教育着手，以培養本地的金融人才。另一方面，透過和業界及大專院校的緊密聯繫，鼓勵金融機構提供在職培訓和從業員持續進修，以集中回應市場對金融業人力資源的需求。此外，政府在2000年成立財經界人力資源諮詢委員會，藉以提供一個平台，讓政府、大學、金融業、監管機構，以及培訓機構的代表，定期就財經界人力資源的發展交換意見。

在香港從事金融行業的工作人口現時有接近20萬人，這雖然只佔總工作人口的5.5%，但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卻超過19%。政府已經成立了一個跨界別的資歷架構及相關的質素保證機制，其中銀行業的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已經於2006年成立，負責擬訂有關的“能力標準說明”，臚列從業員有需要具備的技能、知識和成效標準，以便課程營辦者設計符合業內要求的培訓課程，從而協助銀行業推行資歷架構。這不單可以鼓勵從業員持續進修及終身學習，以增強行業的競爭力，亦有助業界的長遠發展，也有助減少人力錯配的問題。

在入境政策方面，政府於2008年1月放寬了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資格限制，包括取消年齡限制在內，使50歲以上的人士也符合申請資格。

政府亦調整了計分方法，讓年紀較輕、工作經驗較淺的人士亦有機會獲進一步評核，希望藉此吸引更多內地和海外專才來港。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一千多位申請者獲分配名額來港，當中超過三分之一屬金融或商業貿易的人才。

香港法制健全、資金出入自由、資訊流通，以及經濟充滿活力，這些都是香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及薈萃金融人才的基本條件。可是，我們相信，要繼續從世界各地吸引相關的專業人才來港，便要不斷檢討現有的政策及措施，並要進一步推動香港金融業的發展，以加深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我相信透過不斷改善我們的營商環境，並藉着國家經濟快速增長及金融改革的機遇，香港可以在今次金融危機中發掘新機遇，以繼續拓展新興市場，從而鞏固我們的金融業在區內的領先地位，使金融業作為香港經濟發展重要支柱的地位更穩固。

對於拓展本港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政府已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吸引新興市場的企業來港上市，以及開拓伊斯蘭金融的商機等。政府亦會積極推展香港和內地的策略性金融合作，包括爭取成為內地以外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中心在內，讓更多機構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以及進一步深化粵港金融合作等。

此外，因應外地人才關心的問題，政府會積極落實其他配套措施，例如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我注意到有議員的修正案關注公司管治方面的議題。政府方面已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提升公司的企業管治水平，以及加強對投資者權益的保障，其中包括一些提高公司透明度及加強公司資料披露的建議，例如規定公眾公司須擬備較詳細的董事酬金報告書及更具分析性的業務回顧，並須就有關董事利益衝突的事項訂定更嚴格的規定等。

主席，以上是我對議題的初步發言，在聽取各議員的意見後，我會就辯論作出回應。

謝謝主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剛才的發言中，勾劃了當局對人力資源方面的總體看法，我會先聽取議員的意見，稍後便會就培訓商務人才方面作出補充。

多謝主席。

陳鑑林議員：主席，金融業、商業貿易及物流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佔本地生產總值約40%，這可見在這方面的人才培訓對香港經濟發展，是極為重要的。倫敦市政府在計算“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的14項競爭因素中，“具備優秀專才”的相對重要性便排行第一。它早前公布了最新結果，指出香港在“具備優秀專才”這項因素的排名，由去年的第三位下跌至第四位，被新加坡超越了。

香港在2000年的時候，成立了財經界人力資源諮詢委員會，而政府亦於2007年開始，撥款設立了香港航運獎學金，以資助香港理工大學國際航運及物流管理理學碩士課程的全日制學生，亦透過持續進修基金及資歷架構，協助金融業及物流業從業員持續進修。隨着金融業對香港經濟越來越重要，本港擁有商科專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亦不斷增加，畢業於各大學商學院學生的數目每年便超過4 000人。因此，香港在金融商貿業的基本人才培訓上，問題應該不大。

為吸引海外人才服務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亦先後放寬了多項規定及門檻，以吸引更多海外學生與專才來港升學及工作。策略發展委員會亦就這項政策進行了專題討論，並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考慮指定專責機構或協調小組來領導相關政策的執行及推廣工作，以及鼓勵本港與海外專業團體進行專業資格互認等。就此，民建聯期望政府能夠積極跟進並切實推行。

誠然，香港在這數年來，培養了大量金融人才，亦吸引了更多世界各地的專才，近年更在內地直接聘請，以及招聘在外國修讀碩士或博士，並在內地長大的金融業專業人才，包括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已公布的新任行政總裁李小加在內。他對香港的情況很清楚，對內地，甚至是國際金融的知識亦非常廣泛，是一位真正有國際歷練的人才，對香港的金融市場當然極有幫助。故此，單從目前市場的需求來說，本港的金融人才供應，問題並不大。可是，綜合資料與業界意見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本港在培訓金融業專才上，有兩大重點有注意的需要。第一，是較難培訓一些金融精英及高增值職位人才；及第二，是隨着內地金融業逐步開放及鄰近市場的競爭，本地人才不斷流失，這加劇了本港人才短缺的情況。民建聯因此強調，特區政府有需要未雨綢繆，以應對包括台灣在內的華南地區與香港經貿關係發展日益密切的大量人力資源需求。

主席，讓我們看看上海，以瞭解他們在這方面做了甚麼工作。上海深明金融界少數頂尖領軍人物可依靠引進，但大批緊缺的高端人才仍有需要由本地培養的道理。因此，為培養碩士學位以上的金融人才，在今

年4月，上海交通大學便成立了上海高級金融學院。該學院將在6年內獲投資三億多元人民幣，成為百年來在高等教育史上，首次獲得如此巨大的政府支持與投入的紀錄。

因此，本港實在有需要積極培訓金融業精英。陳家強局長在2007年仍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的時候，曾經撰文指出，如果要銳意深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及擴大市場的規模，從長遠策略的角度來看，本港是極為缺乏在金融業及數學方面有高深造詣的博士級專才的。民建聯相信，如何吸引優秀人才在港修讀金融博士學位，從而形成本土金融人才庫，將是本港能否進一步深化發展，以及獲得中央對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進一步信任的關鍵之一。我們期望陳局長於在任期間，能夠盡快切實研究如何投放更多資源，以及推出一些有關的政策措施。

民建聯認為，香港在新形勢下，有需要同時加強與珠江三角洲、長江三洲角及台灣的合作。只有產業繼續具堅實的競爭優勢，企業與人才才會自然匯聚起來。民建聯期望，特區政府應該盡快公布2013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並為本港各個支柱產業及優勢產業制訂一系列全面的人力培訓政策與措施。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毓民議員：主席，金融海嘯對香港的沖擊很大，令大家現時也正在受苦。立法會亦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調查雷曼迷債事件。此時此刻，黃宜弘議員提出一項“強化金融、貿易領域人才資源”的議案，當然，他也並非以短視的眼光來看問題。看回現時的金業，老實說，陳家強以前教授的學生現時出來社會，很多也找不到工作，對嗎？很多大型金融機構也裁員，而他卻說我們仍要培養人才，他當然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香港的發展，要藉此鞏固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現時，很多人包括我們的政府官員在內，提及上海時便感到“腳軟”。上海又有甚麼了不起呢？

陳鑑林剛才提到交通大學加強培訓金融人才，但我認為這種情況其實是很正常的。香港數所大學都一樣在培訓出金融或財金的人才，否則又怎可以應付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需要？這是很正常的，香港的人才培訓問題其實不大。老實說，我們現時撥出的資源怎會較大陸為少，大陸以區區3億元人民幣便運作6年，對嗎？隨便計算一下，也多過大陸了。問題是在於培訓人才的內容，我們以甚麼人來培訓人才、以甚麼制度來培訓人才？現時是制度有問題，我們的高等教育是否有問題？我們的基礎教育是否有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的話，請問政府想培養些甚麼人才呢？

我經常對一些年青人說，我們要習慣運用一種結構性的思考方式，不要經常用一種功能性的思維，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功利第一的社會，整個社會的薰陶，是培養年青人運用功能性的思考，甚麼也只說“得”與“不得”，是否有“着數”，能否成功，如果民主不成功，便不要爭取，對嗎？這件事不行的，便不要做，做任何事情也要計算得失、有否效果，大談效率。

各位，港英統治時代的整個文官制度也如是，對嗎？最重要的是有效率，談功能。因此，大家習慣了用這種思維方式，是沒有原則、沒有理念、沒有願景的。現時，我們生活在這麼困艱的時期，便經常談願景。所以，黃宜弘議員今天的議案其實也是談願景而已，願景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怎可以沒有願景的呢？如果一個社會的政府及市民也沒有願景，這個社會是沒有機會進步的。

因此，這項“強化金融、貿易領域人才”資源的議案對我們的啟發是，我們當然不能夠短視地只看現在，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時的环境十分惡劣，在金融海嘯的沖擊下，大家也不知道經濟復蘇要多長時間，美國便是一個好例子。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系，它因為在金融海嘯下受到巨大沖擊，它現時要經濟復蘇，真的是遙遙無期，任由奧巴馬怎麼變魔術，也變不出甚麼花樣，這確是事實，因為傷害實在太深了。

香港的情況，從金融海嘯的沖擊看來，我們所受的傷害，相對於美國，其實是它的影響牽涉我們而已。事實上，我們雖然受傷害，但由於我們的根基較豐厚，還可以撐得住，但問題是政府沒有願景，政府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讓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為何要成立經濟機遇委員會（“經機會”）？開了數次會議又搞出了甚麼建議呢？倒不如把議員今天提出的修正案及建議全部加起來，自行得出一套建議回去研究還較好、較實際，對嗎？經機會搞出甚麼建議呢？“三不五時”便看到曾蔭權走出來宣布經機會有甚麼重大舉措。然而，它做了甚麼工作呢？我真的甚麼印象也沒有，我只知道經機會內有些大財閥，更是喜歡裁員的，我只知道經機會所提的建議中，沒有一項是落實得到的。我不知道蘇副局長稍後回應時會否談一談經機會，不過，蘇副局長，你的層次又未能達到，因為經機會是由特首親自領導的，對嗎？

最近，特首又走出來說話，表示要發展一些產業。究竟哪一項成事呢？哪一項有少許成績給我們看到的呢？能不能夠成型呢？是不能夠的，既沒有型、又沒有實，也請給我們看看型，不要談實了，卻是型實皆欠奉，只屬空談。談着、談着又一年了，對嗎？只是這樣談，現時實

際的情況是很淒涼的，大企業有大企業的境況慘淡、小企業有小企業的慘淡，而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更是最慘的。我告訴大家，如果中小企境況慘淡，基層市民也會慘；如果政府沒有願景，又不拯救瀕臨絕境的中小企，不單沒有拯救的措施，連一丁點方法也沒有，只給它們豁免一年二千多元的商業登記費，如何能拯救它們呢？例如還有一些牌費減免，但全部均屬短期措施。政府要創造一個環境給中小企才行的，“老兄”，政府有沒有辦法令業主減租？很簡單，有沒有辦法令業主減租？是沒有辦法的。

因此，我也是借題發揮的 —— 套用“長毛”的說法 —— 當然，我們必定贊成強化金融、貿易領域人才資源，而且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我們不能夠就外來人才及內地人才來港便施加諸多限制，老實說，香港的很多金融精英也從外地來的，他們在香港設立大金融及財金機構，他們當然有自己的人才在這裏的。所以，這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多元化，也須包容，對嗎？多謝主席。

陳淑莊議員：主席，金融和貿易無可否認是香港經濟最重要的支柱，這兩個行業的人才質素絕對是成功的關鍵。人才培訓固然重要，但如何強化人才質素，給他們提供有用的環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樣才可以帶來可持續的發展。

日前特首在報章上發表文章，談及香港經濟如要繼續發展，便要發揮香港的品牌，而香港品牌的核心，便是誠信、制度、法治等。我同意特首的說法，便是香港如果要強化金融和貿易的人才，首先便要進一步完善我們的制度。

先談談金融業，很多人都擔心上海會威脅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老實說，如果撇開制度不談，上海對金融人才的吸引力實在不小。以證券市場為例，根據統計數字，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成交量，長久以來都高於香港的證券市場。還有，上海的衍生工具市場和期貨市場仍然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所以，對於想闖一闖天下的朋友來說，上海可能是非常吸引的，但如果把監管機制一併計算，香港的優勢卻實在又很明顯，因為一般的投資者一定會選擇一個監管制度完善的市場來投資。如果香港維持在監管制度方面的優勢，自然可以吸引投資者。投資市場暢旺，人才需求自然增加，那麼我們也有吸引更高質素的人才的基礎。

要數世界金融市場的領導者，自然要數美國，很多金融人才均想在美國金融機構服務，這可能是他們的理想，甚至是夢想。但是，一場源自美國次按危機的金融海嘯，不僅打擊了美國的金融業，更令剛上任的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歷史性地提出自上世紀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在美國最大規模的金融市場監管制度的改革方案。我相信香港亦一定要做點事了。

可惜自我進入立法會以來，一直覺得香港要完善投資市場的監管制度，實在是困難重重。先不談剛才多位同事提及的雷曼迷債事件，就是對改革金融管理局和加強衍生工具的審批工作，要推動也是不容易的。單是延長上市公司董事股份禁售期一事，便已經令我感到有點無奈。

其實，我們的監管機制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不過，我知道在過去，無論是證監會還是港交所，其實都已經嘗試做不少事情。例如剛剛退休的港交所前總裁周先生，他在任內其實曾推行例如收市前的競價交易時段，以避免價格操控，又提出季度業績公布，這些方面均可增加各公司的透明度，也能幫助投資者作出更有效的決定。這些有助市場監管的措施，實在值得肯定。我們期待以後有更多方面的措施，無論是在法制上或制度上，均可加強這些措施，以提高我們監管制度的質素。

主席，除了完善香港的金融市場監管機制外，其實我也想談談剛才多位同事所談及的大學學額和培訓，因為如果以制度來吸引，也只是一個入口，但培訓和教育卻是我們自己出品的。關於大學的學額，自從我進入議會以來，大家其實也很努力要求增加學額的。昨天教育學院（“教院”）剛剛增加了120個大學資助學額，但也僅僅是120個學額，很多同事其實希望增加更多，可是，為何只有教院可獲增加而其他卻沒有份呢？在今天，教育已成為六大優勢產業之一，為何政府對增加資助大學學額仍然是愛理不理？這樣又算是甚麼意思呢？

不少人都認為大學應該增加更多與金融和貿易有關的學位，但今天的大學教育政策便好像“金剛箍”一樣，限制了學額的總數，當一個學系增加了學位，另一個學系便有機會要減少。難道我們為了金融貿易，便要犧牲人文學科的學位嗎？對此，相信大家是絕對不接受的。

所以，為了香港的人才培訓，我再一次呼籲政府能增加大學的資助學額，一方面不影響人文學科的人才培訓，另一方面又可以提供更多專業的金融和貿易人才的機會。如果這個因為學額封頂的矛盾不能解決，而導致出現人才培訓問題的話，我相信大家也會感到很可惜的。

前天經機會開完了最後一次會議，政府便宣布會於市區預留兩幅土地，用以開辦私立大學。我們原則上不反對有私立大學，但如果私立大學是用來解決副學士或解決沒有增加資助學額的問題，我們便不同意。我們亦希望政府要特別留意私立大學的質素問題，因為我相信私立大學的學費一定不會便宜，如果這樣會令一羣修讀完副學士但不能進入大學的同學，繼續修讀下去，到最後致令他們揹負一身債的話，我相信政府也是不想的。我希望政府在落實政策時要慎重考慮。

我剛才提及兩方面，一方面是輸入人才，這是關於制度和我們發展環境的事業；另一方面便是我們“自製”人才，這是關於教育和培訓。我希望政府可以在這兩方面取得平衡，也希望政府要在這兩方面多加努力。多謝主席。

主席：有兩位議員已表示想發言，但他們現時不在會議廳內。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要推動及強化金融業，我相信在香港是沒有甚麼人會反對的。對於很多所謂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志在賺快錢而漠視經濟長遠發展的需要，以及漠視香港勞苦大眾的生活所需而進入香港的國際資金，社民連表示極度憂慮。金融市場的發展與香港傳統上倚靠工業，特別是中小企在1980、1990年代的發展，兩者的取向很不相同。從事工業是勞動密集，但由勞動密集的經濟轉向金融企業資產密集的路向，市民是要付出代價，特別是半技術勞工及非技術勞工所付出的成本及代價是無限的，許多人因而面對失業或半失業，收入大受打擊，嚴重影響生活質素。

我過去曾接觸不少這類中年人，他們之中，有部分儘管面對失業及生活苦困，但仍拒絕申請綜援，最後自殺而死。在他們自殺前的一兩天，我們辦事處不斷游說他們，勸他們看開一些，告訴他們申請綜援其實並非很羞耻的一回事，但他們最後亦因為不能面對經濟轉型而自尋短見。在走向所謂黃金遍地的金融市場的路途上，其實有不少人是被犧牲了。當然，市場上亦有不少人呼風喚雨，好像“8號仔”般，便是利用消息、利用數碼港多翻炒作，令香港數以萬計、十萬計股民屍橫遍野，但那數名懂得利用財技的人卻賺取了厚利，這可說是無本生意。他們借一些政治關係、借一些利益、借一些消息、借一些金融市場中人看風駛艇，令不少老人家的血汗錢盡失，令他們對生活前景感到極為歛歛。這便是金融市場帶來的惡果。

因此，主席，要強化金融市場，要培訓人才，這些都不要緊，但要培訓甚麼人才呢？是否要培訓一些毫無社會良知，只懂得賺快錢，只會欺騙羣眾，只會欺騙老人家的金融人才？如果能培養一些有正義感、有社會良知的人，我相信這些人很快便會在現時香港的金融市場消失，亦很快便賺不到錢。我們曾看過不少這些例子。我們經常收到不少投訴，指某間金融公司cold call，打電話欺騙人，說可以替客人買金或其他商品。我最近看過一宗很過分的個案，每次交易收取40美元手續費，那間公司可以在一天之內替客戶買賣黃金三四十次，整個星期每天都是這樣。他們沒有看過任何金融市場的消息，亦不知道買賣的理據在哪裏，目的只是透過每次收取40美元手續費來賺錢，是完全漠視客人的利益的。最後，客戶存了數十萬元進去，兩個星期內便全部虧損了——不是因為買賣虧損，而是全數賠了在手續費上。向金融當局反映這情況，所得的回應是沒有辦法，因為客戶曾簽署文件，授權經紀進行買賣。這很明顯是失德，以及是沒有良知的行為。

有權也不是這樣使用的，這是濫用權力。這些是否便是香港金融市場要培訓的人才？法例及制度有沒有任何機制，監管這些不良的行為，這些無耻的行為？如果法例及制度完全不能監管這些無耻行為，這些官員便也是無耻的官員。主席，我們要建立一個制度，要確保這個制度能夠順利運作。無論是要保障這些所謂無知的婦孺，抑或一些貪心的人，總不可讓任何人借勢斂財，欺騙無知的市民。這是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環，否則，整個制度便會崩潰。

金管局更是過分。金管局的組成，是由銀行家操控。一個監管銀行的機構，怎麼可能會由銀行的主要負責人操控？你看看金管局委員會的組成部分，真的是荒謬絕倫。整個香港的金融市場，其實便等同一個聯誼會，私相授受、黑箱運作、互相包庇、互相輸送利益，整個制度都是這樣。這個制度必然不會令香港成為全球有信譽的金融機構，因為這個制度只會帶來腐朽的運作模式，帶來貪貧的手段。所以，我最後呼籲香港市民要小心，不要在這個金融市場被人利用或詐騙。

甘乃威議員：主席，今天談的是強化金融貿易領域的人才資源。我們的同事涂謹申議員剛才談到，雷曼事件反映出，培訓銷售此類產品的人才也有問題。我想說，有關培訓銷售這些產品的人才，香港是不足夠的。大家最近也看到，整件雷曼事件的調查，任志剛先生的說法是，他覺得香港的金融制度很穩健，而他所說的很穩健，意思是在金融風暴中，香港沒有銀行倒閉，所以，較諸多個歐美國家，我們的金融制度是非常健全。他有一種沾沾自喜的感覺，他早前亦曾說他是先知先覺。

當然，我今天不會詳細談論調查的內容。金管局承諾，明年3月才可完成調查七成有關的投訴。金管局在聘請這些調查人員方面顯得非常吃力，直至今天，可能只聘請了二百多人，連原本要聘請300人的目標也達不到。大家可以看到，在監管機構中，這些人才的培訓究竟是否足夠呢？這些監管機構內的人才，對這些日新月異的金融產品是否有足夠認識？培訓又是否足夠呢？我們究竟能否監察這些“有毒”產品在市場上不斷流轉？可是，監管機構卻仍懵然不知。在培訓監管人才上，究竟是否出現了問題呢？

除了雷曼事件外，大家從中信泰富的事件亦看到，上市公司管治人才的培訓究竟是怎麼樣的。有很多人也告訴我，很多上市公司仍然以家族形式管治，未能達到世界水平。中信泰富的事件讓大家看到，一間公司竟然可以因為購買了一些衍生產品，令公司輸掉一半資產，這真的是非常恐怖，還嚴重打擊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因此，上市公司培訓管治人才是同樣重要的。

有關上市公司管治人才的培訓，我們當然並非純粹談及技術和知識層面，所謂的企業道德層面亦十分重要。有關企業道德層面，我要談到電盈事件。大家看到，他們可能做了很多表面上看似合法的手段，但能否通過社會道德關口呢？現在，上市公司的企業道德究竟是怎樣的呢？在這方面，我們當然未必可藉培訓辦到，而是要視乎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我相信經過了今次電盈事件，可以喚醒大企業的經營者要有社會企業良心。

我們今天主要談人才資源培訓。我相信如果我們要站穩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我們不單要談人才培訓。如果整個法治、民主制度不能並行，純粹談人才培訓，並不足以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有人提到上海的問題。如果我們能跑贏上海，我們不單在人才上，在法治上一定……我告訴大家，我經常與國內人士有交流機會，他們的知識、經驗和學術水平並不低於香港人，但香港人在社會法治的觀念上卻遠較他們強。如果我們要跑得更前，我們一定要落實民主制度，這樣，在與國內相比時，我們才能顯得更有優勢。

我昨天曾提出了一個問題：究竟要有多少人上街遊行，政府才會重視民意？林瑞麟局長昨天說不論遊行人數多寡，政府也十分重視市民表達的不同訴求。我昨天已說了，如果2003年不是有超過50萬人上街，董建華便不會下台，政府便不會撤回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同樣地，如果今年七一遊行沒有很多市民上街，我們便須再次面對雷曼事

件、中信泰富事件和電盈事件，因為香港沒有民主制度。我們只可用腳告訴政府，我們對現時的金融制度感到不滿。我們要令香港繼續向前走，令香港能夠不單在人才培訓……為了落實民主制度，我們惟有在7月1日用我們雙腳上街，將我們對近期金融事件的不滿表達出來，才能令政府正視問題。多謝主席。

謝偉俊議員：主席，在我成長的年代，我相信包括在座大多數同事的成長年代，我們都說“香港發三師”——醫師、律師、工程師或則師，但曾幾何時，香港的價值觀轉變了，變為比較崇尚一些專業的、有操守的人士。可是，不知何時開始，最少我發覺在近10年，似乎又一面倒的認為要熟悉財技、在IFC上班的人，才是香港的精英。

多位同事剛才都提及雷曼事件、金融風暴、金融海嘯所凸顯的制度上的問題，有關這方面，我無須多說。回應黃宜弘議員的原議案，香港其實完全不缺乏培養人才的措施，亦完全不缺乏引進國際專才來港從事金融事業的措施。只要可以在香港賺到金錢，這個大金魚缸自然會把香港的精英全部吸引來，甚至全世界，包括美國、倫敦的人才也會被吸引來港工作。然而，這是否香港之福呢？

澳門可能很快會變為全世界最大的賭場。曾有一段時期，澳門已超越了拉斯維加斯，吸引了所有大學生把注意力集中在賭業方面，但這是否澳門之福呢？同樣地，香港這個國際大賭場——在某方面而言——同樣很快便吸引了香港最好的人才，吸引了全世界最好的人才到來，這是否香港之福呢？

今天早上，我們從報章看到，某銀行女經理欺騙客戶的金錢，金額最多的時候超過5億元，而控罪也涉及一億多元，當中的受害人包括一些娛樂界名人、漫畫界名人，被騙的金額以千萬元計。類似的案件其實非常多，但真正浮現出來而被成功檢控的，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很多時候，大機構的處理手法是盡量以賠錢息事寧人。我自己曾處理這類個案，而我的朋友、親人也曾經被騙。相信除了現在談論的雷曼事件外，很多事件仍未浮現，他們根本是故意欺騙，巧取豪奪，或一如陳偉業剛才提及的案件般，經常有經紀代客戶不斷投資，目的純粹是為了私利，多於真正為客戶的利益着想。這類案件是成千上萬的。

主席，如果我們過於強調“搵快錢”、過於強調我們的精英、過於強調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的薪金是全球財長之冠，便會出現這樣的後果。

看回雷曼事件所凸顯的情況，那些所謂迷你債券所牽涉的誤導情況和缺乏監管的程度，即使區區旅遊界，我們在辦一個旅行團時，如果有任何誤導，都會受到“拉人封艇”的懲罰，但我們的制度卻竟然容許這些大銀行、大機構用這種方法欺騙市民，至今卻仍沒有一個正式的處理方法，還在拉鋸中。這凸顯了甚麼呢？便是我們事實上有太多詬病，沒有處理好。

長遠來說，我當然贊成我們須保留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為此，培訓人才是有需要的。可是，我們的當前急務並非投放資源訓練大學生，亦並非要得到擁有博士學位的金融人才，因為真正有本事的人，恐怕並非那些取得了博士學位的人。在專業方面，所有真正有本事的人都是在前線操作，取得經驗後再接受學位訓練。很多時候，取得博士學位.....我並非針對陳教授，但擁有博士學位的前線人員，很多時候恐怕都不是最尖銳的專業人才。在這方面，我相信在座數位大律師.....梁家傑也在笑。取得PhD的法律系學生，恐怕也不夠那些經過基本訓練，然後到前線工作的專業人士來得值錢和寶貴。

主席，我亦想說一說，我們不應過於着重硬件或數字，反之，我們應把焦點多些集中在通識教育上。我們的律師不應只為了贏官司，須知道，我們並非要把律師訓練成為工匠，他們必須有維護我們法治精神的價值觀。同樣地，金融服務界的人士，也是應該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幫助推動社會發展，而並非只為了賺錢、取得佣金、買名貴房車、穿漂亮衣服、追求美女，這些均非我們應該鼓勵的社會價值觀。有關這方面，我的同事已說了很多，我亦無須多說。

不過，我想藉此機會表達我的心跡，便是我們不應該一面倒的只重視金錢和專業人才，而忽略了我們的通才教育和很多價值觀。

至於招攬人才，我們更不要擔心。我剛才說過，我們的金融總裁是全球最高薪的，只要可以賺到金錢，我們絕對無須擔心能否吸引外國專才來香港。我們只是擔心如果沒有好的監管制度，便會引狼入室，因為越有本事的人，他們所做的壞事便會帶來越大的傷害。我們無須擔心沒有足夠人才，我們只須擔心我們的制度容許太多有本事的人來到，傷害香港市民、傷害香港的金融體系、傷害香港的價值觀，這些是我們更應重視的。

謝謝主席。

方剛議員：主席，我較早前在立法會說過，當我們在擔憂北京、上海快要超過香港時，不如先問問自己：為了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我們究竟做了些甚麼？今天這項議題，正正是我們可以做的工作之一。我們之所以擔憂，其中一個原因是大家都看到，上海發展迅速，加上國家訂下計劃，要在2020年把上海建設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航運中心。在中央政府的祝福下，香港這個地區金融中心的前景會是怎樣呢？

不過，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說，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非靠確定，而是靠市場競爭。他提到香港有不少競爭優勢，其中一項是經過訓練、為數眾多的金融人才。“溫總”給香港的“不進則退”勸勉，真是恰當之至。面對上海的競爭，香港更不容有失，一定要不斷自強。

曾幾何時，香港的貿易與金融業迅速發展，選修金融的大學生尚未畢業，便已被跨國公司爭相羅致。可是，一場金融海嘯令金融業萎縮，出口受到重挫，銀行、金融機構更率先裁員。香港過去引以為傲的金融業發展，被批評為過“虛”，貿易被認為要北移。然而，自由黨向來認為我們要把眼光放遠一些。金融及貿易仍然是兩項重要的經濟產業。如果我們想成為金融海嘯過後最先反彈的經濟體系，以及要維持我們作為地區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匯聚人才是基本條件之一。

由於今次金融業的整頓，導致相當部分從業員流失，如果不把握這個機會加強貿易及金融方面人才的培訓，當經濟開始復蘇時，我們便會出現人才荒。雖然本港的大學商學院及課程水平於國際上享負盛名，現在每年約有12 000名工商管理系畢業生，層次及供應量都看似不錯，但去年香港證券專業學會的金融專業人才培訓研究報告顯示，特別是從事“合規(compliance)”專業的、金融產品發展及推廣這些領域的人才短缺，尤其嚴重。

自由黨希望財經界人力資源諮詢委員會能認真研究，怎樣解決財經界人才錯配的問題，好讓學習的人可以學有所用，而業界亦有人才可用。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行內人士都應該要有高水準的語文水平，但證券專業學會的研究同時指出，行業僱主對員工的英語及普通話的評分均低於3分，這是一個可視為失望甚至不合格的評分。因此，當局實在責無旁貸，要盡快對症下藥，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水平。

在吸納海外專才方面，有報道指入境事務處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審批委員會礙於現時經濟環境差，所以決定減批金融業優才來港。我認為這是過於短視，但我們認同在輸入優才時，正如王國興議員在修正案提

出一樣，要確保本地人的就業機會得到充分保障。我更感高興的是，葉劉淑儀議員亦支持自由黨一直以來，就促請政府加強航運、物流業人才培訓而表達的訴求。在國內外競爭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香港的物流業除了要走高增值路線外，亦要透過提高服務質素以提升競爭力。要達到這個目標，增強人才培訓是必需的配套。

至於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自由黨向來認同在金融產品銷售、行業的公司管治，以至員工培訓方面都要有所改進，而小投資者的利益是應該受到保障的。雷曼苦主有很多不滿要表達，但由於這些苦主已表示會自行上街表達訴求，所以我認為無須透過這項議案作出呼籲。至於梁國雄議員的修正案，未免是有一點借題發揮，所以，我們難以支持這兩項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剛才聽到局長的回應，感到很失望。第一，局長似乎凸顯了他並沒有任何危機感；第二，對於我們今天這項議題，他沒有提出任何實質回應。港大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所提供的數字顯示，今年銀行及金融行業等的職位空缺數目已大大減少五至六成，當中投資銀行的空缺更減少近九成。

主席，職位空缺只是職位流失的表徵。本地學者根據外國經驗，已經估算出在未來數年，我們的金融業可能會流失原來一成的職位。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在金融海嘯中，歐盟去年便損失64萬個工作崗位，約為該範疇整體勞動力的10%；如果包括周邊行業，更失掉180萬個工作崗位，亦為整體的10%。在美國方面，2008年損失42 000個金融工作崗位。有人事顧問估計，未來數年全球會因金融海嘯失掉約350萬個職位，佔整體數字的10%至20%。

主席，職位雖然有所流失，但並不代表香港金融業就此會一沉不起。正如我們過去曾多次指出，香港的經濟有需要多元化，但金融業仍然是我們的支柱產業，養活着20萬勞動人口，佔全港勞動人口5%，同時貢獻着本地生產總值12%。與美國金融業的勞動人口及其貢獻相比，美國金融業以兩倍的勞動人口卻貢獻着比香港高四倍的生產總值，這證明香港的金融業，縱使面對金融海嘯，但仍有相當大的發展及增值空

間，而經濟調整，其實正好給予我們一個增值的喘息空間。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好好利用這空間。然而，如何為本地的金融業增值？我相信應該以針對性策略來應變。

主席，首先，金融人才的培訓政策必須夠“專”，即是夠專門。在金融海嘯後，本地金融人才可能已經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但部分行內專才在香港仍然缺乏。在金融海嘯前，業內已經有調查指出，香港欠缺高層次的金融管理及創新人才，以及具質素的金融推銷人才，這情況在金融海嘯後更為明顯，尤其是在雷曼事件後。舉例而言，在過去十多年，科大只有9名金融數學博士生，其中只有兩名願意當教授，其餘的都投身金融市場。

缺乏金融計量專才有兩方面影響：第一，在海嘯前，結構性金融產品不斷推陳出新，但本地計量人才絕對很少，行內能夠掌握這些產品的性質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於是，本地金融機構研發金融產品的創造力很低，結果本地金融機構大多要依賴外國，售賣外國設計的金融產品，不但在產品風險控制上欠缺自主性，更重要的是，進一步令本地市場掌握這些複雜產品的能力偏低。主席，雷曼事件正好證明這一點。

第二，在金融海嘯前，本地學生在金融市場的競爭力，一早已為人所詬病。在金融海嘯後，這情況可能更令人擔憂。主席，香港國際投資銀行每年多喜歡聘請英美回來的名校畢業生，又或是海外回歸的內地學生，反而本地大學畢業能夠進入這些頂尖金融機構的學生少之又少。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本地畢業生的文化視野及經歷過於狹窄，語言能力又偏低，以致本地畢業生往往未能成為這些國際機構的首選。

不重視國際經驗，不但存於我們的學生之中，也存在於我們的政府之中。根據瞭解，香港政府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借調官員到國際金融機構學習，以拓闊視野及吸收實戰經驗。一個不重視國際視野及文化的政府，塑造了一個不重視經濟文化進展的環境，最後更導致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在國際上競爭力偏低。

主席，最後，亦是最重要的是，我們的金融人才的道德教育。美國大學培訓金融人才首重道德教育，因為縱使一個金融人才如何對金融產品設計、金融市場的運作有所掌握，對環境有市場感覺，與人溝通有良好能力，但最重要的是有社會責任感。缺乏社會責任感的金融人才，很可能是道德風險形成的根源，絕對不利金融業的整體和長遠發展。全面性的金融人才才是核心競爭力的基石，而社會責任感與道德風險的教育，更是這一切成敗的基礎。

主席，要有效推動本地金融人才培訓，有需要政府及業界共同努力，由政府定下長期培養人才的策略，委任專職培訓機構加以推行，而並非單單把責任推卸予大學或業界。今天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過去亦曾執教鞭，他也是一名教授，我相信他亦甚為明白金融人才培訓之道。我希望他不要辜負社會和議會對他的期許，而要好好為香港制訂有效而長遠的培訓政策。多謝主席。

詹培忠議員：主席，香港是金融中心之一，貿易也是香港開埠以來一直進行的業務。故此，香港政府的政策是要強化及培養人才，這是絕對有需要的。

主席，我們嘗試對金融作一個比較性的分析。我們瞭解到，金融號稱是銀行最重要的業務。一直以來，銀行在香港有崇高的地位，也跟市民的發展息息相關，很多生意人離不開銀行的聯繫，他們的培植及共同努力，取得一定的成就，社會才會有今天。

對於過去的金融業務，我們嘗試以股票進行分析。在股票交易上，必定有買有賣。股票可以作為一項長線的投資，是要互相賺錢的，例如甲以1元買入，以兩元賣出，他已經賺了錢；乙以兩元買入，以3元賣出，他也賺了錢；丙也餘此類推。當然，在跌市之中，大家也會吃虧，但近年有一個世界性趨向，便是把股票產品另類博彩化。我剛才說，如果是長線投資，大家都會賺錢，但近年來，世界上有人運用財技……事實上，這是一種產品的零和遊戲。所謂零和遊戲，即交易之後，必定有人虧本，有人賺錢，也變相是一種另類的賭博，大家美其名為金融財技，事實上是鼓勵另類的賭博。我們瞭解到香港特區政府是不准賭博的，雖然賽馬活動已經存在很久，但我們是稱之為體育運動。當然，澳門及有些其他國家和城市是直接接受博彩賭博的。所以，這種被全世界利用的零和遊戲，是一種變相的賭博。故此，特區政府要清晰瞭解它本身是站在甚麼位置，它鼓勵的是甚麼。

正式的金業是值得鼓勵的，為甚麼呢？由於過去市民也好，中國人民也好，其他地方的人是沒有很多資金，甚至沒有資金發展其他業務，故此要金融業的協助。在這方面，以往特區政府要訂下政策，把香港打造成一個世界性的金融中心。

但是，我們瞭解到，香港政府除了利用證監會作為一個監管機構，它事實上有4方面的職能及工作：第一，要把這個“餅”弄大，令國內及世界其他地方參與香港的金融政策。第二，要鼓勵投資者接受新的教

育，瞭解他們所作的投資或投機的危險性，不要令雷曼迷你債券事件重演。當然，政府說這些事情是百年一遇，但無論如何，百年也好，1年也好，多少年也好，政府始終是有一個職責、一個責任的。第三，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雖然我們歡迎世界性的金融組織，但也不可以歧視、忽視本地及未來國內人士的參與。當然，第四是要合理地作出監管。相應來說，有時候是所謂水太清，即條例太過苛刻，大家要知道，這不應只是香港獨有的投資環境。故此，政府的政策要配合交易所，做好我剛才所說的4方面工作，也要認清楚現在所謂金融的投資或過分的投機，根本上是一個零和遊戲，是相當危險的。

更重要的是，一個地區會利用博彩來促進該地區的其他業務，包括旅遊、購物及其他等。同樣地，政府應能發揮金融業的作用，令它發揮籌集資本的作用，令其他各行各業能利用金融市場的資金，促進各方面的發展；與此同時，也令多餘資金能從市場吸入利息的收益。就此，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要事先籌備和預備有關事務，所以黃議員今天提出要強化。其實，不足才要強化，如果政府已做足，還何須強化？在這方面，政府是有責任的，因為我們瞭解到香港缺乏本身正式的資源，所以要從世界上，特別是從國內吸納。現在香港是背向世界，面向國內，但也要倒過來背向國內，與全世界打成一片，發揮我們的作用，這是責無旁貸的，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鍾泰議員：主席，暑假將至，一批批畢業生正準備投身就業市場。回望過去數年，各校有很多畢業生也抵擋不了金融行業的高薪吸引，因而放棄自己有興趣且花了多年時間研習的專修科目。以工程系學生為例，在最近數年，竟然有三成，甚至超過三成的畢業生沒有當上工程師，轉而投身金融貿易及保險等其他行業。有些人認為這不是好現象，亦認為政府浪費資源。對與錯，其實各人有各自的看法。不過，最少在這段時間內，金融貿易界吸納了相當多的人才，很多原本對科研或其他範疇有興趣，或發展不俗的人才投身金融行業，這並非壞事。

不過，自從去年發生金融海嘯後，情況已有所轉變，金融貿易企業因為世界經濟和金融形勢轉變，而要求亦有所轉變，很多企業的大小業務均須面對重整。為了應付嚴峻的經濟困難環境，一定要有新的局面。此外，有些行業面臨裁員或減薪等不愉快的情況，故此，畢業生的考慮有所不同。投身就業市場的生力軍會再次作出考慮，一些原本支持金融

行業的畢業生，考慮到行業的前景問題，會重投他原本有興趣的行業。以工程界來說，有些學生的看法已有所轉變，他們不會在大學修讀學科時同時修讀其他科目，以往有學生在畢業後不當工程師而投身其他行業，現在此情況已改變了。

政府提出六大產業，我相信會吸引不少畢業生考慮這些新領域。香港過去一直以國際金融中心自居，但我覺得現時要趨向多元化發展，而既然政府研究了六大方向，我們應該放多點注意力在這方面，以應付國際環境的轉變，以及配合台灣和內地等很多方面的形勢轉變，大家要重新看看應如何布局。我們亦要向年青人作出輔導，教導他們應如何審視將來的發展前景，在他們的事業發展方面，應多給予引導，亦要提起他們的興趣，例如在新產業方面的發展，而不應停留於傳統行業。我相信我們這些在社會上已工作了一段時間的長輩，有責任令畢業生的視野更廣闊。

政府亦應鼓勵金融及貿易企業等行業投放資源，與各大專院校合作，不要因為那六大產業吸引很多人才投身——這便好像海浪般，會一下子湧過來，但也會一下子全部退下去，這不是健康的現象。政府應特別關注經濟情況的突然轉變，不要令本來對金融貿易行業很有興趣的人，突然擔心有關行業的前景而轉投其他行業，這反而是不理想的。所以，我希望各大院校的課程可以配合得到，而政府的政策亦要令有意在金融貿易界發展的畢業生，繼續對前景有信心，不要因為短時間的經濟困難感到灰心而轉行，便好像我剛才說的海浪情況般，湧過來又突然退下去，這對社會人才的發展是非常不穩定的。政府在政策上一定要有長遠、廣闊的目標，亦要具引導性和輔導性的責任。我在這方面要特別提醒政府的是，政府很多時候只作短暫性的經濟預測，例如未來數月的經濟狀況會如何？希望多作前瞻性的預測，即使並不能太確實地預測未來數年會如何發展——很多人也預測未來數月或今年年底會如何，大家也不太正確，亦不清楚政府的看法。其實，政府資源充足，很多方面的資料也較為豐富，可以給予大家長遠的信心，而不是短期的信心或短期的願景，而是長期的願景。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黃宜弘議員，你現在可就4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5分鐘。

黃宜弘議員：主席，我無須盡用5分鐘的時間。對於涂謹申議員呼籲大家在7月1日上街，我認為這根本是借題發揮，我相信他也會承認的。由於他的修正案跟我的原議案是風馬牛不相及，所以我不能夠支持。

對於葉劉淑儀議員所提出的意見，我是很欣賞及支持的。其實，在我開始發言時，我亦提出同樣的意見。金融貿易領域的需求是比較迫切，但不等於其他領域便無須培訓及吸引人才。

王國興議員提出本地人才優先的原則，我瞭解他的用意，但他的建議似乎與反歧視及公平競爭，在精神上是背道而馳的。所以，我會就他的修正案表決棄權。

至於另一位議員所提的，我真的不明白他的修正案與我的議案有甚麼關係。我的議案是要解決社會關注的金融、貿易等領域人才短缺的問題，我恐怕他也不會要求私人機構在聘請人才方面實行民選制度吧。因此，我會對這項修正案表決反對。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多謝各位議員就議案和修正案所發表的意見。

關於金融這項議題，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相當廣泛。各位議員雖然均留意到，在目前金融海嘯的環境下，金融業固然有職位流失，亦有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但我們也明白這行業對香港的重要性。香港有需要在鞏固金融中心競爭力方面制訂長遠政策。正如我在一開首發言時所指出般，在發展金融中心方面，政府是有決心及有對策來加強監管，以及加強我們金融中心的國際性及競爭力的，在人才培訓方面，亦會優化及強化有關制度，令我們有更多人才應付將來的挑戰。

在面對全球競爭下，香港當然是不怕面對競爭的。不過，要面對競爭，我們便要優化自己的實力，而人才確是作為金融中心的一個重要環節。各位議員剛才在發言時，亦對這項問題顯得很關注，我會就數點解釋我的看法及政府的政策。

首先，在培訓金融人才方面，我們要弄清楚甚麼是金融人才。我認為金融是一個廣泛的名稱，金融中心亦不單指股市或外匯市場買賣。正

如詹培忠議員剛才所說般，金融中心應能服務實體經濟，並能幫助公司融資、解決資金問題，這是一個很廣泛的定義。從狹義來說，金融人才包括會計專才及法律專才等，而各方面的人才也有培訓的需要，以鞏固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如各位議員所指出般，培訓金融中心人才，最重要的是教育制度。

當然，我要指出在專才的教育方面，我們的大學及專上學院負起了重要的角色。我想說的，是在多年來，政府在這方面投放的資源固然是可圈可點的。大家也知道，政府在2009-2010年度把政府每年的經常性開支的兩成，即530億元投放在教育方面。其中，超過110億元是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對於這數字，大家均明白。我想指出，在發展大學教育方面，正如有數位議員剛才亦提及，香港有多所大學的國際排名目前非常高，這情形在亞洲區內是很罕見的。香港作為一個細小的城市，有多所大學在各方面具有高的排名，這成績是得來不易的。政府在1990年代發展大專教育以後，藉着投放資源及採取開放的國際政策，令大學能迅速發展，並吸引了國際人才來港任教及發展在國際方面有領導性的學科，從而為香港在整體的金融人才方面建立了很好的條件。

如果單看金融人才，我認為不可以狹義地說是由哪個學科培養金融人才的。金融人才有需要有通才，不同學科亦可培養金融人才。當然，經濟、金融學位雖然可能是主要的學科，但數學、物理、歷史、法律全部均可以培養金融人才，所以通才的教育對培養金融人才是重要的先決條件。如果單從學位來說，在2008-2009學年，與經濟、金融、工商管理 and 物流等範疇相關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約有130個，涵蓋副學位、學士學位及研究院研究課程，修讀的實際學生人數共有一萬五千六百多名。除了現有的課程外，個別學院更計劃在2009-2010年至2011-2012年這3年期間開辦新的計量金融與風險管理課程。其實，我想指出，在金融風險管理課程方面，多所大學均提供有關課程，而課程的國際排名亦相當高。

此外，個別本地大學提供的自負盈虧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近年在國際或亞洲商科排名上獲得很高的評價，每年吸引不少海外的精英來到香港，這有助建設香港的金融人才庫和擴大人才網絡。這一點亦證明了香港的大學教育可以作為一個國際品牌，有助香港吸引人才及培養本地人才。

不過，大學教育能如何跟現實、實際行業的需要接軌呢？大學不單是為行業服務的，它們亦有自己的教育理念。為了令大學跟行業接軌得更好，政府在2000年開始，成立了財經界人力資源諮詢委員會（“諮詢委

員會”)，以積極加強大學和業界合作，從而培育金融業人才。諮詢委員會所關注的問題很廣泛，包括各位議員剛才所提到的學生語文能力、國際經驗、溝通能力及價值觀。諮詢委員會、業界及大學不斷就這些議題作出溝通及討論，我相信這對大學發展教育課程會是很有幫助的，例如大學在多年來發展了很多海外交換生計劃，令香港學生在國際經驗方面得到培育，以及在培訓，即internship方面的機會亦有所增加。

諮詢委員會在過去多年來致力舉辦不同活動，為香港金融業的長遠人才培訓出謀劃策。例如，在今年3月，諮詢委員會便與香港公開大學合辦了一個有關全球金融危機對財經界人力資源影響的研討會，邀請了資深的金融從業員與超過400名大學生分享由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認為這類活動有助加強大學生對金融業最新動態的掌握，以裝備自己，應付未來的需要。諮詢委員會將繼續提供一個平台，讓政府、大學、金融業界和監管機構，以及培訓機構的代表定期就財經界人力資源發展交換意見和促進相關工作。

在金融業培訓方面，業界角色相當重要，因為金融業作為僱用金融人才的僱主，對最新的行業發展、畢業生的技能需求及工作表現，最為瞭解。除了業界會向大學提供寶貴意見外，亦有越來越多金融機構願意為大學生提供實習機會，這均是諮詢委員會推動的成果，讓他們在實際的工作環境學習和應用行業技能。

在吸引海外人才方面，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我們是有需要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提升能力來吸引海外人才，藉以增加我們本身的競爭力。

政府一直奉行開放的入境政策，歡迎世界各地的人才來港就業、定居、就讀或投資。自回歸以來，便有超過24萬名人才曾透過各項入境安排來港發展。

我稍作解釋，本地僱主現時可按其人力需求，聘請世界各地(包括內地、台灣、澳門和海外)具認可資格的人才和專業人士來港工作。外地專才來港就業，須符合的主要要求只有3項，包括第一，擁有良好學歷或技能資格；第二，其受聘在港擔任的工作，是僱主在短期內無法覓得本地人擔任的；及第三，其所獲的薪酬相當於市價水平。這類申請並無配額或任何行業界別的限制。

在今年首5個月內，香港入境事務處共收到約11 000宗外地專才的來港工作簽證和許可申請。

政府會繼續不時就有關入境安排作出檢討，包括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安排和細節在內。相關部門，包括駐內地及海外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亦會繼續進行宣傳工作，例如向有關專業團體、商會等組織介紹各項安排，務求吸引更多外地人才來港發展。

我們明白，要吸引專才留港工作，亦有其他配套措施配合的需要。各地的專才不單重視工作機會，亦注重優質的生活環境，包括空氣質素、家庭成員的生活配套和稅制等。政府各個政策局在這方面亦採取了一系列的相關措施，以進一步提升香港在這方面的競爭力及吸引力。

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一直是我們主要着力的課題。政府會持續大力控制本地各個主要污染源的排放，尤其是發電廠和車輛的廢氣排放。特區政府亦與廣東省政府攜手合作，共同改善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空氣質素。我們相信，在粵港雙方的努力下，加上商界和市民大眾積極參與，區域空氣質素將會逐步獲得改善。

我們明白國際學校學位短缺會為海外專才留港家庭帶來顧慮，有見及此，政府已協助4所國際學校進行擴充，亦已在過去兩年間把3所位於港島區和1所位於新界區的空置或行將空置的校舍，分配予4所現有國際學校作擴充之用。此外，政府已在去年年底邀請已就預留的4幅土地表達意向的辦學團體提交計劃，現正進行遴選及分配，我們希望在2009年7月公布結果。

對於王國興議員建議，應在本地人才優先的原則下引入外地人才，現行的入境政策其實已體現了這項原則。外地專才在獲發工作簽證前，僱主須證明有關空缺的工作與該外地專才的學歷或工作經驗有關，並且不容易覓得本地人擔任。

主席，我接下來想談談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所提到的公司管治問題。良好的機構管治，是商業社會賴以成功的重要基石，亦是保障小投資者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現時《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就股東權利保障、董事及董事會常規及企業匯報和資料披露，訂明當中涉及的良好企業管治的原則和最佳常規。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於今年2月，已就上市發行人遵守企業管治常規情況刊發了第三次審閱報告。報告分析了1 213家上市發行人在其2007年年報中所披露的企業管治常規情況。根據最新的報告，上市發行人遵守企業管治常規的情況，自第二次審閱以來整體而言，有持續改善。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上市科會參考國際在企業管治方面的最新發展，以檢討守則，並諮詢市場。

我們目前亦進行重寫《公司條例》的工作。重寫《公司條例》的其中一項重點，是加強企業管治，以及加強對小股東權益的保障。其中包括一些提高公司透明度及加強公司資料披露的建議，例如規定公眾公司須擬備較詳細的董事酬金報告書及更具分析性的業務回顧，以及就有關董事利益衝突的事項，訂定更嚴格的規定。

涂議員及其他議員亦提到在加強培訓人才方面，要讓銷售金融產品的代理充分理解金融市場運作及認識相關產品，才向有意投資金融產品的消費者解述產品詳情。政府在去年年底收到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有關雷曼兄弟事件的兩份報告後，其實已聯同兩個監管機構全力推進各項措施，以進一步優化現行規管架構，從而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部分首階段的改善措施，包括引進新的行政指引或守則，以及加強規管金融中介機構的業務營運及操守等，已即時落實。

不過，我們明白雷曼兄弟事件和國際金融海嘯，加上其他地方出現的金融問題，令投資者的保障和教育這項議題更為重要。在這方面，我們會制訂一連串跟進的措施，包括考慮成立一個法定的財經事務申訴專員和一個跨界別的投資者教育局。我們會爭取在本年年底進行諮詢，然後研究落實。

我們亦同意很多議員所提議般，在培育金融人才方面，我們要加強專業人士在市場操守方面的教育。在這方面，我會請諮詢委員會就這項議題，向不同的大學及培訓單位提出意見。

至於議案及修正案所提出屬其他範疇的課題，以及其他議員所提出的相關意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在稍後會作出回應。

主席，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金融業作為香港的支柱行業，有需要不斷加入“新血”，這樣做才可以鞏固我們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繼續支持政府各項強化人才培訓及深化金融業發展的措施。我們亦會繼續透過議會，與各位議員商討如何加強公司管理和銷售金融產品的措施。

多謝主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剛才的總結發言已作出大部分的回應。在此，我會從貿易角度作出補充。

第一部分關於培訓具商業視野的本地人才。香港能夠在過去數十年由轉口港發展為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所倚重的當然不是天然資源，而是匯聚在此地的人力資源。在今年第一季，全港約有79萬人從事批發、零售及進出口行業，佔香港私營企業僱員數目約三分之一。由此可見，優秀的商管貿易人才對持續發展經濟非常重要。

政府一直從各方渠道搜集本港不同界別(包括貿易界)人力需求的推算，並就相關政策徵詢意見。人力發展委員會會在宏觀層面就香港整體的人力需求及相關政策向勞工及福利局提供意見，該委員會成員包括工商界、大學及培訓機構的代表。我們亦不時就資歷架構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等重大人力政策，諮詢不同委員會，包括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的意見。

在培訓本地商貿人才方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剛才簡單介紹了各大專院校的工作。政府的持續進修基金鼓勵本地勞動人口進修，以配合日趨全球化和知識型的經濟發展，而基金涵蓋的課程是非常廣泛的。

針對現職企業人員的需要，工業貿易署(“工貿署”)的“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正推行“問問專家”服務，讓各行業的專家向中小企業提供免費的指引及輔導。支援機構亦可向工貿署的“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申請撥款，以舉辦培訓課程。

專業服務方面，我們的“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亦可資助業界推行項目，例如能力提升計劃、國際會議和培訓課程等，以提升業界的專業水平及對外的競爭力。

至於葉劉淑儀議員就協助航運業培養人才的修正案，當局認同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是要有一羣擁有航海經驗的從業員和專才。各大專院校包括香港理工大學和海事訓練學院，均提供了多個有關的航海課程，香港航運發展局也設有獎勵計劃及獎學金，鼓勵青年報讀與航運有關的碩士課程及加入航運業，或鼓勵在職海員留在業內繼續服務；而且亦會贊助在香港舉辦一些國際知名、高水平的訓練課程，例如連續3年與波羅的海國際海運理事會合作，舉辦了一系列研討班及實務課程，培訓現職航運專才。

主席，我第二部分的發言是針對鞏固香港作為全球貿易中心的優勢。當然，要匯聚相關人才，香港便要維持全球貿易中心的地位及良好

的營商環境。首先，香港的獨特優勢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香港作為海外企業進入內地市場的橋梁，以及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跳板，可為本地人才提供不少工作機會，亦吸引海外人才來香港發展。特區政府亦透過CEPA等合作渠道，推動服務業發展、貿易投資便利化等工作，進一步加強與內地的經貿關係。

此外，香港亦會根據世界貿易的新趨勢，爭取與貿易夥伴達成更多經貿安排，讓本港的貨物能以更有利的條件進入海外市場。

為鼓勵本地企業參與更多出口推廣活動，工貿署的“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可提供資助。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亦已靈活及加快處理出口商的信保申請，盡可能為出口商提供更佳保障。

在完善營商環境方面，政府透過諮詢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進行規管檢討和採取措施，使政府規例及程序更利於商界發展，並減低商界的成本負擔。

黃毓民議員剛才提到經濟機遇委員會（“經機會”），可能是他個人覺得經機會的功效比較負面。但是，我想在此再次提出，其實，在6月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討論潘佩璆議員的議案時，多位議員對經機會挑選出來的6項產業均有很正面的建議。

主席，以上我扼要說明了當局在培訓人才及鞏固香港作為全球貿易中心的措施。我們會繼續朝着這兩個方向工作，以推動香港的經濟持續發展。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涂謹申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黃宜弘議員的議案。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因素，”之後加上“加上雷曼事件、精明債券事件及中信泰富事件，揭示從公司管治到銷售金融零售產品，香港的金融體系各環節的人才都要加強裝備，”；在“資源，”之後加上“改善公司管治，

並讓所培養的人才充分理解金融市場運作及相關金融產品，向有意投資金融產品的消費者解述產品詳情，”；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本會並呼籲所有因金融體系不完善受影響的市民在7月1日展示力量，提出以上訴求”。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黃宜弘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國麟議員及張國柱議員贊成。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劉皇發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何鍾泰議員、石禮謙議員及詹培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8人出席，4人贊成，11人反對，3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6人出席，17人贊成，8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強化金融、貿易領域人才資源”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強化金融、貿易領域人才資源”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葉劉淑儀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黃宜弘議員的議案。

葉劉淑儀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區內金融、貿易”之後加上“及與貿易相關的服務(例如航運)”；
及在“在金融、貿易”之後加上“及航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葉劉淑儀議員就黃宜弘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王國興議員，由於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你可以動議你進一步的修正案。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按我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黃宜弘議員議案。

王國興議員就經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培訓，以及”之後加上“在本地人才優先的原則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經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黃宜弘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梁國雄議員，由於葉劉淑儀議員及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你可以動議你進一步的修正案。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經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應該動議修正經葉劉淑儀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正的黃宜弘議員議案。

(梁國雄議員坐下)

梁國雄議員就經葉劉淑儀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並確保此等政策及措施必須經由民主程序產生，並有適切的制度監管，保障小投資者及市民利益，阻止商令官行，投機肆虐”。”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就經葉劉淑儀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正的黃宜弘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葉國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葉國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國麟議員及張國柱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劉皇發議員、石禮謙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8人出席，4人贊成，14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7人出席，17人贊成，9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黃宜弘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3分零3秒。

黃宜弘議員：主席，以3分零3秒的時間，來回應差不多兩個半小時的辯論，其難度可想而知。但是，我想說我提出這項議案，是為了促請特區政府進行深層次的思考，全面檢討現有的政策及措施，以達致培訓人才、吸引人才及留住人才的最終目的。然而，聽了這麼多發言，我注意到議員較少就留住人才方面發言，我希望這不等於大家對此不重視。

我多謝多位議員發言。我所提出的，是一項純粹經濟上的議案，但卻竟然被一些議員把它政治化。儘管如此，我希望特區政府有關的政策局仍有能力、有智慧分析本會不同的聲音，作出正確的選擇，制訂適當措施，以鞏固香港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黃宜弘議員動議的議案，經葉劉淑儀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休會待續議案。

根據《議事規則》第16(6)及(7)條，我決定若在此議案動議後75分鐘仍有議員打算發言，我會將此項辯論的時限延長，直至打算發言的所有議員已發言，以及獲委派官員已答辯時才告結束。

至於發言時間，每位議員最多可發言5分鐘，而作出答辯的官員最多可發言15分鐘。

主席：現在剛好是正午12時正，辯論現在開始。

打算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張文光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立法會休會待續議案

張文光議員：主席，正生書院遷校梅窩的風波，看見香港的美麗與歧視。

(代理主席李華明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歧視源於恐懼，恐懼觸動居民的情緒，拒絕一羣改過從善的學生。政府只高呼反吸毒的口號，沒有做好足夠的游說，沒有處理梅窩居民升學的怨氣，沒有設立戒毒學校的政策，讓學生可以戒毒和讀書。

但是，香港始終美麗，正生喚起了香港人的善良正氣，主流民意支持正生，認同其辦學信念和戒毒使命，用最大的熱情愛護正生的學生，確認香港教育的核心價值：不放棄每一個學生，包容知錯能改的學生。

今天，我代表教育界向正生致敬，你們的努力照亮香港人的心，35位跨黨派議員支持正生遷入梅窩，而我深信，梅窩會好像長洲一樣，接納正生的學生。

正生風波給香港五大教訓。

第一，毒品正攻陷校園，名校、女校也不能幸免，學界同坐一條船，要擺脫校譽的心魔，全力打擊校園毒品，教導學生毒品的禍害，支持自願驗毒計劃，重建健康校園。

第二，學校自願驗毒計劃必須有戒毒支援。學生吸毒要有區分，好奇初犯的，由學校輔導；已有毒癮的，由地區戒毒機構用較長時間加以幫忙；而吸毒成癮的，便有需要設立更多正生等學校，戒除心癮，改過重生。當前，一校一社工已不足夠，甚至要一校兩社工來輔助學生和家長。當前，地區缺乏足夠的戒毒中心，或戒毒中心的個案超出負荷，類似正生的戒毒學校更絕無僅有，這說明政府的戒毒政策有前無後，禁毒雷聲大，戒毒雨點小，頭重腳輕，必須立即補救。

第三，戒毒學校是禁毒戰的大後方，戒毒癮難，戒心癮更難，戒毒兼讀書難上加難。隨着校園自願驗毒、政府強力禁毒的開展，香港要有更多“正生”，而正生再不能以私營之力，對抗校園毒品的公害，政府也不能再“慢三拍”，應立即解決戒毒學校的定位、立法、規管、資助和分布，不能將正生安置在梅窩但卻拒絕資助經費，讓正生自生自滅。

第四，保安局和警方要由這個暑假開始，全力打擊毒禍，要堵截毒品的源頭，要追查販賣毒品的成年人，律政司要依法嚴控毒犯，而不是檢控吸毒的學生。學校面對學生吸毒，也要以教育和戒毒為主，吸毒是有病，戒毒是醫病。因此，要保護學生的私隱，也不要開除有毒癮的學生，否則，自願驗毒計劃不會成功。對毒癮已深者，也要負責任地作出轉介。當社會敬佩正生的教育操守時，教育界也要以愛心救學生於毒海，贏得社會的尊敬。

第五，政府要有一套設立戒毒中心的地區策略，包括平衡選址、游說支援居民、共同承擔、人人有責。香港人從正生風波學會了包容，政府也要為包容創造社會及地區條件，發揚香港人的美麗心靈，克服無知和恐懼所帶來的歧視，打擊毒品的根源與禍害。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文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現即休會待續，以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有關基督教正生書院遷往梅窩前鄉議局南約區中學事宜。”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會現即休會待續。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正生書院遷校事件引起的爭論，我們看到有“不幸”和“幸”兩方面。我先說不幸方面，正生書院是為一羣曾誤入歧途但今天願意悔改和更生的青少年，提供適切的啟蒙和輔導服務。大家應為這羣覺今是而昨非的青少年的家人和父母感到欣慰和鼓舞，而社會亦應非常熱情地接納他們，讓他們重新融入社會，過正常的新生活。不幸之處是，當正生書院今天有需要由一所非常簡陋且不適宜運作的校舍遷至另一所合適並可持續運作的校舍，並物色到適當的地點，即梅窩南約區中學被荒廢的校舍時，竟然遭到一些當地居民排斥和抗拒。當然，最不幸的是在羣眾集會時，竟有個別人士痛罵這些學生為“吸毒仔”、“吸毒女”，嚴重傷害了他們的自尊，令我們感到非常遺憾。對於這種狹隘和歧視的態度，社會應該嚴加譴責。不過，我們相信，這些個別的言語和行為並不代表絕大部分梅窩居民的心聲；我們相信，大部分梅窩居民都是以善良和關愛的心，來看待這羣青少年的。

談到“有幸”之處，便是透過這次的爭論，社會大眾是真正關心和留意正生書院現時所面對的處境的。很多議員更曾親自前往芝麻灣視察現時正生書院校舍的情況，其惡劣程度實在令我們感到非常震驚。大家看到，住宿、膳食、教學、溫習和沐浴等設施，真的是監獄也不如。雖然這羣學生願意接受鍛鍊和這種艱辛的教學環境，但我們始終覺得這是不人道的。他們及與他們一起的教育工作者是應該有一所符合標準的校舍的。另一方面，很多人在這兩三個星期接觸過不少正生書院的師生，亦透過探訪看到正生書院的成功之處，在於其重視人格教育方面的啟發性和感染力。

我們看到雖然那些青少年曾經犯錯，但他們所表現的自信、自律、自尊和自愛，令我們的印象非常深刻，這遠較以嚴格的他律方法作懲教更為有效。我們認為正生書院的教育模式實在值得其他社會服務機構或懲教機構參考，甚至學習。

此外，從這事件亦可以看到，梅窩居民對現有的社區設施和服務有很多不滿和不足，我們覺得這些問題亦須正視。我在此一方面向正生書院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希望他們能盡快找到合適的校舍，繼續推展有意義的工作，亦祝願正生書院的學生在尋找新方向和新的人生目標時，能夠乘風破浪、克服困難。

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正生書院遷入南約區中學的空置校舍，引來居民的反對。這事件有兩個層面，便是教育和地區行政。我首先談教育方面。在一個教育事務委員會打擊校園濫毒的聽證會上，有青少年同學說，同學吸毒的問題所反映出來的其實並非毒品的毒，而是社會的毒。當社會未能給予青少年希望，即使是禁止吸毒，他們絕望的情緒仍會透過自殘或自殺等行為表現出來。因此，打擊校園濫毒和協助青少年戒毒不止是保安局、禁毒專員或律政司司長的問題，這基本上是教育局的問題。

然而，香港的教育政策越來越趨向單一模式，只教授兩文三語、通識和數理化，因此，資助對象亦一定要符合這個製造尖子的模式，才可獲得資助，儘管這些學生可能只懂考試而不懂人情世故。正生書院便是這種模式的學校，它只能以私校名義註冊，不單沒有經常性津助，即使只是想找一個安全的校舍，但經過了多年至今仍然是在紛擾之中，校舍只能建在很危險的山頭野嶺。但是，正生書院教導的其實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做人道理，尤其是對一些曾誤入歧途但現已決心改過的同學，教導他們如何重拾自重、自尊和自信，以及重新規劃生活，其實較語文數理化的學科成績更為重要。

因此，我們在促使政府協助正生書院擴建校舍的同時，亦請教育局正視不同階段、不同能力的同學的需要，檢討當局的津助政策，以包容多元的教育模式。過去10年，教育局推動所謂“主流化”，把5所實用中學和3所技能訓練學校改為所謂主流化模式，其實可能製造了更多失敗者。這些實用中學有其獨特功能，例如提供寄宿服務，令一些邊緣少年或家庭背景複雜的少年可以寄宿，在一個安全、清靜的環境中學習、生活，直至他們能夠獨立。

刪除這些學校，正正令到這些邊緣少年更沒有希望，如果年青人一下子把持不住，很容易便會走上歧途。因此，我請當局正視社會的需要，把津助政策擴大至包涵不同的教育模式，令不同背景、不同能力的同學也有機會成材。

正生書院校舍事件亦反映了現時地區行政的不足。很多社區設施是有必要的，但卻未必受到社區歡迎。不單是正生書院，我想告訴同學，即使是香港大學有意在堅尼地城興建學生宿舍或擴建校園，同樣受到居民的反對。我們應如何面對這種風氣呢？其實，每個社區新增或刪減設施都一定會令部分居民得益或令部分居民不便，故此，地區行政最重要的一環，便是要在不同的意見和權益衝突之間保持社區和諧，而不是利用議題來撕裂社羣。

在此，我要清晰指出，部分梅窩居民表達情緒的手法，是社會不能夠認同、不能夠接受的。然而，居民對當區學位短缺的關注，以及對正生書院的工作缺乏認識，我們是應該尊重的，並協助他們冷靜下來，認識正生書院，好像長洲的居民一樣，可以與正生書院的同學彼此因瞭解而融洽相處。

最後，我要從保護青少年的角度討論這事件。我最初很擔心正生書院的同學，但後來卻發覺原來他們非常堅強。錯過之後還可以再回頭的同學，確實更值得珍惜。可是，另有一羣青年人，他們是梅窩居民的小朋友，他們在認識和資訊均有限的情況下，被家長帶往參加歧視性的活動。他們可能並沒有自主選擇的權利，所以同樣也是受害者。因此，我請社會各界以最包容的態度，接受正生書院的同學及梅窩居民的訴求，為下一代創造一個和諧的社會。多謝代理主席。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政府最擅長迫壓一羣窮親戚，令他們互相廝殺，然後便充當旁觀者。很多政策均是這樣，包括交通政策，小巴、的士和巴士互相廝殺，令港鐵獨大。在地區上也是如此，資源不足的時候，政府令居民羣體對立，以便不用承擔這個責任。正生書院（“正生”）引起梅窩居民這麼大的反應，民政事務處其實有最大的責任，罪魁禍首是民政事務局在諮詢方面絕對不足，也完全沒有危機感。很多次，問題都是出於民政事務局方面，今天有數位司局長在席，但獨獨不見民政事務局，所以要譴責民政事務局在諮詢方面不足。

代理主席，正生的問題，正是很不幸地把梅窩居民與正生遷校的問題，學校的需求與遷校的問題混為一談。其實，兩件事是應該獨立處理的。我多次向孫明揚局長表示，香港的殺校政策其實絕不合理，特別是對偏遠地區的社羣。政府應該制訂一個政策，對於偏遠地區社羣的中小學需求，是不可以按一般地區來量度的，因為他們所須花的交通時間較長，交通費用也較昂貴。因此，偏遠地區的社羣應擁有自己的中小學。對於梅窩居民爭取在區內擁有中學，這個原則及立場，我是絕對支持的。過去兩三年，我也與劉皇發議員不斷商討，便是希望梅窩可以保留有一所中學。但是，很不幸地，基於教育局的僵化、不人道的政策，居民到如今仍要被迫往偏遠的地區上學，這是政府政策失誤而引致的。

有關正生的問題，代理主席，早前我與社民連主席黃毓民議員到正生探訪。其實，正生師生面對一個生命安危的問題，因為那個地方的斜坡上有很多大石，而書院正位於一個有潛在危險斜坡的旁邊。所以，在地理環境方面，我們一天不協助正生搬遷，便是置正生師生的生命於不顧。

過去十多年來，政府是漠視了正生的實際需要及問題。此外，正生原來的設計是容納30人的學校，現在收錄了過百名學生，這證明了正生的辦學理念是得到許多家長的支持。有不少正生的學生是家長要求讓他們入讀的。過去亦有正生畢業生也入讀大學的例子，並從事不同的行業。正生所培訓學生的專長，對他們投身各行各業也有一定的幫助。因此，正生不少畢業生在不同行業也有傑出表現，特別是在飲食業、廣告、資訊設計等方面。這些例子其實應該多加宣揚，令各方面的人士，特別是梅窩的朋友都清楚瞭解正生是一間有質素及有建樹的教育機構，不單是治療年輕吸毒者問題的機構。

代理主席，有關正生所面對問題，希望在遷校過程中，各方面應要加強溝通和聯繫，令這個地區的人士能夠加以接受。代理主席，有一些朋友告訴我，一些人積極反對正生，背後其實有一些陰謀，便是因為正生所遷校址附近有地產商將會發展某個地產項目，所以是地產商在背後發揮影響力，但這是永遠得不到證明的。因此，我希望政府在這些問題上及早澄清，究竟梅窩的校址附近有甚麼地產發展項目，讓大家可以預早知道，以免因資訊不清而影響其他人的利益。

代理主席，最後，我希望邀請所有立法會議員——我們有數名議員發起於7月4日，與正生師生來一場籃球賽，6時正開始，隨後與正生的年輕朋友一同燒烤，是由我們請客的——希望各位報名參加，也歡迎張學明議員出席，以瞭解正生的情況。希望大家屆時有一個愉快的晚上，這樣可加強雙方面的溝通。

陳克勤議員：代理主席，近期戒毒學校正生書院計劃遷往梅窩一事，引起社會上很大關注。除了因為選址的問題外，其實亦反映社會對青少年吸毒問題越來越關注，而該問題已越來越嚴重。

禁毒處的數字顯示，去年首次吸毒青少年的平均年齡是15歲，部分個案的吸毒者最小的更只有11、12歲。大家可以想像，他們如願意戒毒，因為年紀仍然是很小，要他們在勞動市場求職，一定不可行。所以，讓他們繼續升學，是較為可取的出路。但是，這些年青人以往大多數均無心向學，在普通學校學習，未必能夠追得上進度。最令人擔心的是，如他們在學校學習上遇到挫折，有可能輟學，最終再次接觸那羣吸毒的朋友，繼續沉淪毒海。

因此，戒毒學校的出現，正好符合這羣戒毒青少年的需要，一方面可以為他們提供合適的環境，同時亦可以向他們進行輔導工作，加強他們抗毒能力，讓他們有所寄託，重踏正軌，遠離毒品。

今年3月，我曾與正生書院陳兆焯校長會面，瞭解學校的運作。對於正生書院應否遷往梅窩，我個人認為這行動要學校認為適合，並得到居民、區議會、鄉事委員會的體諒及支持。在正生事件中，我們看到情況好像以往社會要興建一些具爭議性的設施一樣，地區利益與整體社會利益出現矛盾。政府作為政策倡導者，不單沒有做好諮詢和協調工作，反而激化居民與學校之間的矛盾。政府的處理手法，確實難以接受。

我看到鄉議局今天願意在學校與社區之間擔當調停角色，並成立工作小組跟進事件。我認為這是合適的做法。我在此衷心希望正生事件能妥善解決，達到學校、社區、社會三贏的局面。

代理主席，過去數年，吸食“K仔”的人數持續增加，但政府資源主要仍是投放在美沙酮治療或戒毒院舍等服務，明顯出現錯配情況。我希望政府能看到問題所在，全面檢討現在所有戒毒服務，包括研究如何協助如正生書院這類比較新穎的福音戒毒機構。

代理主席，在餘下時間裏，我想談談對校本驗毒計劃的看法。開始時，社會對該計劃很抗拒，認為對於人權和私隱有很大侵犯，但經過一段時間，社會上已逐漸開始接受；其中我看到北區和大埔區的校長會已率先表明願意在當區學校進行校本驗毒計劃。

我個人認為，計劃應以“先自願、後強制”的原則推行，先在全區學校進行自願驗毒測試，並視乎成效，才考慮是否在全港推行，而且為了令計劃順利執行，大家應該要盡快聚焦，討論一些細節問題，例如如何取得家長和學生的同意、如何進行驗毒；如果確實發現學生吸毒，如何跟進？對於一些情節輕微的初犯學生，應否以輔導及教育為主？對於在學校販毒的“小拆家”，應否交給警方處理？這些問題也值得我們仔細深思。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經過詳細考慮，在計劃推出時，便很可能會把一件好事變成壞事，這樣除了增加學校工作負擔外，亦不能夠成功找出吸毒學生，協助他們改過自新。我希望政府推行這計劃時能加以注意。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劉柔芬議員：代理主席，關於今天這項議題，我想以正生書院學生的口號，來開始我的發言。老師教導他們要坦誠、坦然地面對自己 and 社會，我希望這次所有曾接觸或關注正生事件的人，均能從這個角度出發。

代理主席，我從這個角度出發，不單是看到正生書院這麼簡單，我更看到早前學校的濫藥和“食K”等問題，這些是否社會更應深切關注的問題呢？我們作為負責任的議會或社會的一份子，應該着心尋找究竟源頭是甚麼，是否單純正生書院搬遷校舍這麼簡單呢？我認為不是的，代理主席，只要曾經接觸那些學生，便會知道他們很多時候也會說十分苦悶，對家庭的感覺是怎樣的，甚至回家後沒話可說，那怎麼辦呢？如果家不成家，又如何能以社會為社會呢？如果只是一羣人在指手劃腳，說這裏做得不對，那裏做得不對，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我很希望我們能帶動小孩子如正生書院的學生般，積極面對所有挑戰，以及瞭解現時所面對的挑戰是否值得他們面對。

此外，父母也不能說已令子女溫飽和有瓦遮頭，便盡了父母的責任。父母的責任其實是未完的，往後的責任仍多得很。我們應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呢？老師又有些甚麼責任呢？我希望政府可以在這次事件後成立一個小組，詳細考慮為何學生會這麼苦悶。當然，第一，是課程方面；第二，老師在教授些甚麼呢？為何老師只按其個人的理想意願，卻完全漠視學生想接受些甚麼？

我建議這個小組研究以下數方面：第一，父母、老師和學校的角色是甚麼？他們是否真正能夠做得到？第二，政府、社會的角色又是甚麼？第三，社工及所有教育工作者、青少年工作者又應該如何？很多年

青人都是活在一個模擬的世界中，而我們的社工皆活在現實世界中。我不知還要說多少遍，那些社工才會明白，他們的工作和目標不應單從其薪酬、待遇及是否一筆過撥款的角度來看，而是應該從心出發的。第四，社會應如何接受這些小孩子呢？那些願意改過自新的小孩子又可以走一條甚麼樣的路呢？我們可以在這裏說政府少做了多少，社會少做了多少，但天下無難事，只要所有人也用心來做，我覺得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正生書院採用了一種很好的模式，如果事實真的如我所聽到的那麼好，便應該成為香港的品牌，讓所有正規學校的老師考慮，正生書院的老師做過些甚麼是他們作為老師卻未盡本份的，這將有助解決我們的毒品和濫藥問題。我希望我們也會進行一項詳細的研究，看看究竟正生書院做了些甚麼。

校舍無須漂亮，反而應該是由學生共同興建的。我不認為資源方面上有所欠缺，反而是相當足夠的，我只是覺得是心不到而已。

最後，我想跟正生書院的師生說，人生路漫漫長，每個人的路是靠自己走出來的，一定要自己走出來才是實在的、寶貴的。有時候，有些人會給你很大的鼓舞，但我們不要因此而沖昏了頭腦。這些不單是不長久的，而且也是不真實的，我們始終要靠自己走出這條路。謝謝代理主席。

劉皇發議員：代理主席，正生書院擬遷校梅窩一事，由於有關方面敏感度不足，諮詢工作輕率疏漏，予人霸王硬上弓的感覺。加上傳媒鋪天蓋地的報道、政黨爭相介入，以及不少人士“搶搭政治順風車”，令事態急速升溫和政治化。

正生書院提供青少年戒毒自新之路，理念崇高，任重道遠，應該予以表揚，而其遷校之舉亦出於實際需要，實在是值得我們的支持。

另一方面，梅窩居民對遷校的深切憂慮和不滿，也應該得到公平的看待和重視。要知道，較早前當局以僵化的“一刀切”政策殺掉南約區中學，當地居民創傷未癒，復校情切之際，對突如其來的正生書院遷校之舉，作出了強烈反應，是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我很感欣慰，近日有不少報章發表了較為持平的看法，還給梅窩居民一個公道。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新界鄉議局是政府的法定諮詢機構，是一道重要官民溝通橋梁，在數十年來新界的發展中，扮演着一個排難解紛的角色，對於促使正生遷校問題的解決，維繫社會的穩定和諧，感到責無旁貸。首先，我們認為有關方面並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據，以說明正生書院非要遷往梅窩不可，再者，如果勉強遷入梅窩造成居民和書院的持續紛爭，對學校、對學生、對居民皆不是一件好事。

為此，鄉議局經審慎研究後，物色了多個選址供正生書院和政府考慮。我們相信這些地點的環境和其他條件，都能符合正生書院遷校的要求。由於相關地點不像梅窩的學校那般貼近民居的，會大大降低了遷校引致的阻力。

主席，有道是：“只要精神不滑坡，方法總比問題多”。對鄉議局的建議，正生書院陳校長表示抱持開放態度，其反應是令人鼓舞的。我們期望正生書院能夠多走一步，彰顯仁厚謙讓的精神，最終能在顧全地區和諧安寧的大局下，接受其他選址的建議。這樣，我深信他們將會贏得社會人士更大的讚賞和支持。

最後，我認為在各方保持理性和開放的態度共同努力下，我有信心問題是可以得到解決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淑莊議員：主席，試問哪個人年輕的時候沒有犯錯呢？所做錯的事，小的可能是抄襲功課或考試作弊，大的可能是偷東西、被人“踢入”黑社會，或是未婚成孕。但是，我只想說出一點，人誰無錯？犯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知錯能改。要改過，便要得到身邊的人，包括老師、父母和朋友的支持、幫助和體諒。對於濫藥青年，正生書院便是一個可以幫他們做到，正如正生書院的說法，是“悔改歸正，出死入生”的地方，這也是正生書院的訓條。

最近，不論是甚麼學校，似乎各區學校都有學生濫藥的情況。青年濫藥的情況，也像豬流感或金融風暴般越來越嚴重。其實，這情況正好反映是社會對青年人缺乏適當的關愛所致。我最近在報章中也看到一則關於一名少女的故事。

她是就讀於一所九龍塘名校的女學生，但因為“索K”——不是“食K”，剛才數位同事說“食K”，應該是“索K”，因為我以前也犯過同樣的錯誤——被學校發現後，校長因為怕她影響校譽，便用其他方法開除她的學籍，而沒有把這事件交由警方處理或社工跟進，事件最終不了了之。這少女回家後，由於她的父母並不懂得如何處理，只懂得責罵和批評，結果令這少女變得更為反叛，亦令她的濫藥問題越來越嚴重。這少女找不到學校，因為沒有學校願意收留她，而她的父母又不懂得如何解決問題，最後，這少女決定離家出走。

終於，這少女在警隊一次“放蛇”掃黃行動中被拘捕，因為她在油麻地區“跑私鐘”，被“放蛇”的警員拘捕。這名少女在警誡之下，大吵大鬧說：“學校放棄我，家庭又放棄我，我做甚麼也無所謂了，你們今天拘捕我，但我獲釋後，還是會繼續‘做雞’的。”這便是那位少女的說法。

這少女的經歷猶如一個被遺棄的孤兒，我們從她身上看到驚慌、彷徨，亦看到她的怨恨。因為她找不到自己的存在價值，所以，她選擇不停作賤自己，她表示她一天要接超過20個客人，為的是甚麼呢？便是要向父母和學校報復，這是悲劇中的悲劇。

我們可以看到青少年之所以濫藥，可能是由於家庭生活上缺乏父母的適當關愛、社區支援和學校的幫助，而致選擇濫藥，甚至自殘。青少年在第一次接觸毒品之前，學校、父母，以至整個社區、社會都沒有好好把關，個別學校甚至採取掩耳盜鈴的鴛鴦政策，為了保存校譽，把濫藥學生開除學籍便算了。最終受害的，往往是學生。正如上述這位少女般，她本來有美好的人生和前途，但一切都已被摧毀。

主席，正生書院是一所戒毒學校，並不是一間戒毒所。學校裏的學生戒毒成功率比戒毒所還高。正生的學生不是犯人，他們只是被判感化令的學生。正生書院正正是幫助這羣青少年戒除毒癮，出死入生，融入社會的機構。現在他們由於校舍面積太小，學額不足，才希望遷到梅窩的南約區中學校舍，當然，我們不希望有更多濫藥學生，而是希望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早前公民黨提出一項雙子方案，包括我們支持正生書院盡快搬入南約區中學校舍。此外，我們亦希望政府正視包括梅窩居民和離島區對教育的需要。在這次事件中，我們看到有一個部門——雖然他們今天沒有代表出席，但我覺得他們的角色很重要——這便是民政事務局，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民政專員在整件事件中，曾扮演過甚麼角色。

最後，我希望藉此作出宣傳，明天6月26日是“國際禁毒日”，公民黨與正生書院合辦了一個經驗分享會，剛才梁劉柔芬議員也表示很感興趣，她亦覺得正生書院的辦學模式很值得大家借鏡。這個分享會明天傍晚6時30分會在灣仔蘆荳公爵社會服務大廈舉行，我們請來該校校監、校長及其他朋友，希望大家屆時能夠撥冗出席，支持正生書院的同學。

謝謝主席。

湯家驊議員：主席，當社會出現矛盾並有跡近歧視的行為出現的時候，政府的責任是甚麼呢？主席，明顯地，政府的責任便是要化解矛盾和消除歧視。如果這些問題的出現是基於資源分配不足，那麼，政府便有責任在資源分發方面下工夫。如果這些問題的出現是基於某些人對某些議題瞭解不深，那麼，政府便有責任幫助香港市民深入瞭解有關的議題。

主席，正生書院所帶出的問題，其實與剛才我提到的兩項議題是相關的，但卻並非完全只局限於資源的不足或對問題的瞭解不深。主席，讓我們先看看一些事實。2003年10月審計署的報告書顯示，梅窩南約區中學的使用率是30%。該校共有11班，但由於每個級別只有1班，所以不能作合併授課，故此老師的資源亦不能削減。由於在當時的258名學生中，只有68人在學校附近居住，因此按照當時的情況，政府認為不可以持續，因而未能逃避殺校的惡運。

主席，據我瞭解，當時的南約區中學亦不斷尋求自救的方法，包括在2003年為高中增設寄宿服務，以增加學生選擇入讀該校的機會；增設毅進課程及技能訓練的學習，以圖增加學生人數的可能性。到了2005年，他們向當時的教育統籌局提議開辦中小學及國際課程一條龍的服務，但亦因營運成本過於高昂而被拒絕，最終逃不過殺校的惡運。

主席，南約區中學已被殺校兩年多，其間政府做過些甚麼以消除梅窩居民對於殺校所帶出的問題的種種憂慮呢？主席，我們完全看不到。相對來說，對梅窩居民而言，處理殺校所帶出的問題的方法，不僅是重新開辦學校，因為我認為重新開辦學校可能會重蹈我剛才提及的南約區中學的覆轍，政府必須處理的是，如何盡量利用附近的學校幫助梅窩居民或增加交通津貼。可是，正生書院所面對的問題並不相同，主席，他們確有迫切需要物色較大的校舍。我相信很多人從電視上或親身到過正生書院，也體會到他們正面對艱難的辦學情況。最重要的是，其辦學宗旨一方面是希望有機會與社會有若干程度的隔離，但同時又希望有機會融合附近的社區。如此獨特的辦學理念，正如長洲一樣，梅窩是最理想

的選址。現時很多人提出了很多其他選擇，但這些選擇卻未必符合剛才提到正生書院所迫切面對的需求。主席，要化解這個問題，政府必須出力，不可以容許社會的矛盾增加，也不可以容許社會跡近歧視的行為深化。我希望政府會努力就我剛才提及的兩個不同問題，提出一些解決方法，千萬不要拉一派、打一派。

葉劉淑儀議員：近年，社會上瀰漫着一種“not in my backyard”的風氣，即不要在我的後園。凡有處理地區事務的議員皆知道，如果要在某地區設置一些設施，不論是地鐵的通風口、臨時火藥爆破庫、精神康復者的中途宿舍或堆填區或焚化爐，一定會遇到居民的強烈反對。當然，有關當區居民的福利，以及他們對於環境和空氣的關心，我們是應該重視和處理的，但政府也應向市民盡力解釋，並提倡一方面要愛護本區環境，但同時也要有愛護大我的精神，以及對一些弱勢社羣表示關懷和支持。

就正生書院來說，我曾向保安局查證，它具有雙重功能。它一方面是已戒毒人士的康復治療中心，另一方面也是一所學校，兼有學科教育和職業訓練。既然如此，那些學生絕對不會對區內安全造成滋擾。況且，他們均已戒毒。所以，當我從電視片段中看到該區市民以謾罵的方法抗拒他們，感到非常失望。幸好，自這些電視片段播出後，我們看到社會上，不論是網民還是市民，均一面倒支持正生書院那些表現非常好的學生，願意支持他們學習和走上更生的道路。然而，令我更感關注的是，政府做了些甚麼來化解這些衝突呢？正如湯家驊議員所說，政府實在有很重要的責任，化解社會的矛盾。

據我瞭解，正生書院這一類事件最少牽涉3個政策局，即民政事務局、保安局和教育局，因為正生書院既是一間戒毒和康復治療中心，也是一所學校。但是，不知何故，我們從電視片段中只看到一位首席助理保安局局長，連禁毒專員也看不到，因為聽說他另有重任。有關學校和教育的問題，即梅窩居民殷切希望擁有一所本區的學校，卻遲遲沒有人作出回應。我更聽到一些小道消息——未知孫局長是否願意證實——便是教育局的副秘書長非常抗拒接這些“球”。這反映政府內部的協調經常出現的一個問題，便是現時特區政府的作風是各局互相推搪，凡是hot potato皆不想接，以免惹禍上身。不論是在地區層面興建一條小路，或是在政府總部的層面須回應一些具爭議性的話題，據說數個政策局經常是互相推搪的。

我曾詢問一名高層官員，他告訴我正生書院的問題，毒便是源頭，所以應由保安局牽頭，但我認為這說法非常片面、膚淺且牽強。我覺得教育局應早點出手干預，我不知道民政事務局在預警方面做了些甚麼，也不知道民政事務局聘用了四五十名政務官，再加上龐大的聯絡主任網絡，在地方做了甚麼工夫來安撫居民的情緒及努力斡旋。到目前為止，民政事務局局长仍未說過半句話。孫局長也知道，他最終也是逃不掉的，現時立法會內召開有關會議的也是教育事務委員會。我今天感到高興的是，最低限度有一位司長在席，因為面對這個問題，政府的高層實在應該及早決定由哪個局牽頭，盡早面對市民，這樣才能及早化解市民的不滿情緒。

主席，我謹此致辭。

梁美芬議員：主席，我是在2000年認識正生書院的。當時，陳兆焯校長領取十大傑出青年獎項，他向大家解釋得獎原因時表示，他是從事福音戒毒後的更生工作的。我想說明，有關的工作並非戒毒，而是青少年在戒毒後的更生工作。我記得他當時已鏗而不舍地邀請我們探訪。當他說出自己的故事時，大家均覺得他很特別和很偉大。他原本有一份工作，但看到當時的情況——政府方面便不用說了，即使是一些福音戒毒服務，他認為也未必是適合這些年青人的，才提供這另類的更生工作。雖然他的工作亦逐漸得到大家承認，但過去10年來，他仍然是十年抗戰，無法在一個傳統的主流中協助這些青少年。

當時我還未成為立法會議員，其實，政府、立法會亦不太重視這種另類的更生學校，他們要自行籌錢，尋找義工來協助這些年青人。坦白說，就這方面，除了政府外，立法會，甚至教育界和負責戒毒工作的，大家亦應該一起檢討。

就今次的事件，如果沒有梅窩居民的反對，正生書院和正生書院帶出的問題可能未能受到全港關注，甚至未能得到立法會的一致認同和提供協助，我覺得這是壞事變好事。可是，這件壞事變好事不應只引起注意後便當沒事了。這次正生的事件牽涉兩個很大的問題。我對梅窩南約區中學很有感情，因為從這裏訓練出來的學生，天文學特別出色。我曾帶幾位很聰明的青少年到北京，他們在3個月後突然對我說，他們的學校要被“殺校”，於是我們一起來學校，看到他們有一個天文館，這所學校是很特別的。可是，由於收生不足，在當時的政策下要被“殺校”。我記得曾在自己主持的一個電台節目中談論了3個小時，那些家長和梅窩居民都哭了，結果仍是無法挽回南約區中學被“殺校”的事實。

雖然我沒探訪過很多學校，但南約區中學的環境的確很適合正生書院，最低限度從教育的角度，較現時傳媒報道的其他地點更適合這些青少年的更生和反思。其實，更生工作只有一點，便是尋找人生的目標。早前大家討論校園強制驗毒時，我很高興有一位正生書院的學生講述自己如何轉變，並支持這個計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改過自新後挺身而出，現身說法。我們亦看過很多成功和值得鼓舞的例子，他們都成為十大傑出青年，甚至是反毒的積極份子。

因此，正生書院所帶出來的，除了正生書院本身的問題外，還帶出了政府部門之間的整體政策問題，我們花了很多年，也不瞭解部門與部門之間由哪些人管理。

我很想在這裏指出的是，首先，我希望正生書院很多同學和負責人也聽到，我們是全力支持他們的。我希望矛頭不要指向梅窩居民，也覺得政府應該向梅窩居民解釋，以解決他們一直認為不合理的事情。

此外，在禁毒問題上，我也很想勸諭所有年青人，千萬不要以為香港現時對這問題更嚴格，便到內地吸毒。我最近收到數位13歲至17歲年青人的家長求助，他們因為貪玩到內地吸毒，被判監15年，他們不知該怎樣辦，還要在10天內提出上訴。這是在星期六實實在在接到的一宗求助個案，那幾位年青人因為沒錢，便到內地騙手機，在騙得了數百元後便因牽涉毒品而被重判。因此，我希望正生書院可以為我們帶來更積極的政策。多謝。

黃成智議員：主席，正生書院這個名稱很好，我想不單是正生書院要做這工作，每一位議員、每一個人也要做。我有3個方向想談一談，首先，便是“正視生命”。我們不要因為某些人誤入歧途或過去做錯事，便任由他們繼續沉淪下去。正視每一個生命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這一羣年輕人要面對未來的日子，如果我們不正視他們的生命，不幫助他們面對生命的話，對社會來說，這其實可能會帶來禍害。這不單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禍害，對社會來說也是一個禍害。因此，正視生命，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即使有些人過去做錯事，我們也希望應幫助他們修正。因此，第二個工作便是“修正生命”。正生書院正正便在做這類工作。它並非鼓勵別人吸毒，也並非要做甚麼偉大的事情，它只希望修正每個小朋友和年青人的前路，讓他們走得更好。最後，在確保他們把前路修正後，再建立一個正面的生命。這些不是好事嗎？這些便正正是我們每天也在做的事情，不止是幫助戒毒者或甚麼人，我們在社會做的所有事情，也是做這些工夫。有甚麼問題呢？我真的不認為這有甚麼問題。

正生書院其實與其他福音戒毒機構相類似，不過，正生書院做了較多教育工作，例如互愛中心在浪茄設有戒毒村、芬蘭差會在蛋家灣的靈愛中心、晨曦島和巴拿巴中心，還有很多我沒有列舉出來的福音戒毒中心，其實也是辦得很好的。我無須指出那些是戒毒的，這所卻是學校，我不用這樣做，它們全部其實也在做正生的工作，也是在正視生命和修正生命，讓這羣年青人能夠有正面的生命。它們採用了很多方法來關心、教導和鼓勵，努力讓這羣年青人可以慢慢培育一個正面的羣體，讓他們互相影響，從而踏上前路。

第二，也要強化他們在場所或生活中的能力和成就感。社會上實在給小朋友太多沖擊，令小朋友不能得到成功感。很多家長的心態或甚至是教育的方向，也只是為了要幫助未來的一些商家或大富豪製造搖錢樹，而不是協助他們真正面對自己的生命。為這麼多誤入歧途的年青人做一些工夫，讓他們能夠修正自己的前路，有甚麼不妥當呢？

然而，最重要的是，為他們建立一個新的生活模式，不要讓他們重返以前的社區。因此，這些工作一定要找一處遠離民居、遠離過去複雜社會的一些地方來建立，不可以隨便讓他們容易地返回社區，因為這情況會很危險。我希望政府能夠在這方面與正生書院共同努力，不但是正生書院，其他的福音戒毒機構或其他戒毒機構也應同樣面對這個問題，也要把工夫做好。

最後，我希望政府在這次的工作中，能夠真正有所承擔。今天看到司長在席，心裏真的感到欣慰，因為大家真的是用一個更高層次的心態來面對這小小的衝突。在解決這問題時，我希望不要給人的一種感覺，是正生書院因為有人反對，所以要選擇另一個地方；因為要避開人們的歧視，所以要另覓選址；因為一些不合理的理由，所以才另找地方。我希望政府今次也不要以資源不足為理由而選擇另一個地方，這是沒有可能的。如果政府要承擔這項工作，覺得這是要做的話，便要讓正生書院真正可以留在梅窩。如果它因這些理由而要離開，我們以後同類的其他工作，便不用再做了。在這個情況下，如果其他地區同樣要建立同類型的工作，均會因同樣的理由而要搬遷。這樣的話，這不是歧視又是甚麼？所以，希望政府部門的同事今天能夠帶着承擔的心，讓正生書院真正可以落實在梅窩，以及在其應該發展的空間中做得更好。多謝主席。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很留心聆聽劉皇發議員的發言。他在開始發言時讚揚正生書院，說它任重道遠及有遷校需要，所以他是非常支持的。可惜聽到最後，他依然說希望它遷往別處。主席，就正生事件，劉皇發議員在其他場合曾說，如果易地而處，大家會否反對呢？他說任何人也是會反對的。

雖然劉皇發議員現時不在席，但我希望對他說，如果人人也易地而處，一如梅窩居民般反對，那麼，正生可遷往何處呢？既然他亦承認正生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便真的希望“發叔”可以多發功，協助大家化解這個問題。

主席，我也特別想對劉皇發議員說，我們其實要瞭解正生的辦學模式。它成功之處何在？它是利用一個社區模式，推行它的戒毒與康復治療。它表示在這個社區內，職員與學員是本着共同實踐誠實、忠厚、自律、無私等原則，而這些美德是植根於基督教信仰及人類文化。葉劉淑儀和梁劉柔芬剛才也提到，正生書院特別之處，在於它是香港唯一的機構，同時同地營運一間康復院舍及一所私立學校，提供中一至中七的課程及職業輔導。它在長洲辦學成功，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很希望梅窩的居民能夠再三考慮，接納正生書院。

主席，明天是國際禁毒日，公民黨與正生書院合辦了一個研討會，陳淑莊剛才發言時已有提到。我希望司長也可以參與，看看正生的辦學方法，看看它是如何結合理論與實踐。我知道司長是教徒，我特別希望他看看正生利用基督信仰的精神及原則辦學的模式。當然，我亦很希望“孫公”能出席。我們看到，對於這一類戒毒學校，政府的政策是完全空白，沒有資助。我們亦看到由政府提供，有關青少年吸毒——我用吸毒而不用濫藥——的數字在不斷上升，特別是21歲以下的青少年和女性的數字。如果不幸，我們可能不單須有一所正生書院。因此，我希望孫明揚局長也可以出席，多點瞭解這方面。我們不單要面對驗毒及戒毒的問題，更要面對重生的問題，看看如何能幫助他們。

主席，我說回今天的正生事件，梅窩居民反對亦有一定理由，因為他們對於本身的南約區中學被殺有很深的傷痕。湯家驊議員剛才發言時也有提到這個問題。我們看到教育局現時的政策十分僵化，如果小學每班不足21人便不可以開班，中學3班不足67人便要停辦。因此，很多鄉村或較偏遠地區的居民感到十分失落，因為他們的需要未必與在市區居住的人一樣。我知道很多父母及就讀村校同學非常嚮往這類校園生活，他們不希望每所學校一如工廠般，一定要有30班才能辦一所中學。因此，我希望正生書院能令政府反思。特別是我們看到由2001年至2004年，當局共殺了114所學校，當中有22所剛剛完成學校改善計劃工程，浪費了我們4億元公帑，也有一些是千禧學校。所以，我希望孫局長可以就這事件反映一下，我們的教育政策除了包容正生書院外，是否也可以彈性處理“殺校”的問題。多謝主席。

張國柱議員：主席，近來，正生書院選址事件令傳媒更廣泛報道正生書院的運作，也令大眾明白正生書院的辦學理念。我很高興看到，公眾普遍對正生是十分支持的，而且近日正生書院的學生面對梅窩居民及傳媒的反應，亦充分表現了正生的精神。根據正生書院的介紹，正生的意義是悔改歸正、出死入生的意思。它的宗旨是幫助一切受各種成癮行為困擾的人脫離癮癥，塑造健康及積極人生，重新融入家庭及主流社會。

我曾到過正生書院，親眼看到它的校舍十分簡陋，入住者用旱廁、冬天只用冷水淋浴。學生除上課外，還要負責煮飯、洗衣服和清潔等家務。校舍的半山有亂石流，面對暴風雨季節的來臨，有一定的危險。但是，即使面對這樣的情況，正生的校監、校長和老師也沒有放棄，老師與學生同甘共苦，一起奮鬥。一位劉老師向傳媒表示，他與太太同在正在書院任教，他並說已打算帶同將於年底出生的孩子回校一同工作和居住，為的是向學生展示一個完整的家庭，讓這些家庭背景複雜的年輕人更明白子女與父母的角色，將來可建設健康的家庭。對於積極爭取新校舍的校長和校監，對於誨人不倦的老師和教職員，對於勇敢的正生學生，我希望借此機會向他們致敬。今天，正生的校監及兩位同學也在公眾席上聽我們發言。

正生遷校事件越來越複雜，事件中看到梅窩居民對戒毒學校的誤解，我認為政府負責的所有部門、區議會、地區領袖和居民也應該反思。面對越來越嚴重的青少年毒品問題，加上校園自願驗毒計劃可能亦在今年9月落實，我認為協助戒毒的下游服務有需要增加。剛才提及的一校兩社工及業界提出的地區戒毒輔導工作隊亦應成立。

雖然遷校事件仍然僵持，但今次事件亦有令人鼓舞的地方，便是公眾對正生的接受程度，市民不但接受正生，而且鼓勵正生的學生繼續努力，例如電台發起的正視正生計劃。經過傳媒的報道，大家改變了一向對曾經吸毒的青少年的想法，希望同樣的情況可以適用於其他弱勢社羣，例如殘疾人士、釋囚或有學習障礙的學童等。

正生書院的校長曾說，尊重和接納令入讀正生書院的學生改變。我希望同樣的情況會發生在我們的社會，本着對其他人的尊重及接納，給他們一個機會，給我們一個機會。

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學明議員：主席，今天立法會就正生書院的事件進行休會辯論，我相信是一個很好的平台，令我們各位同事都就這事件作出討論。到了今天，正生書院的選址已經不止是單一選址的問題，更不是一個對選址究竟贊成或反對的問題。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事件發展到今天，已充分暴露政府對這事件的政策上失誤。青少年濫毒，不是一朝一夕的問題，發展到今天，已經是社會上非常嚴重的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對香港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但是，很可惜，我們的政府長期地拖拖拉拉，沒有長遠可行的政策解決這問題。在今次的事件當中，由哪個統籌部門來處理這事件呢？政府的失誤可以說是表露無遺的。

主席，正生書院是一間戒毒康復中心，某程度上是為濫毒的青少年提供更生及康復的服務，理應是由保安局禁毒處負責，但現在又是教育局轄下的一所註冊學校，而學生的經費來源，相當部分是來自社會福利署的資助。在這情況之下，負責的政策單位是含糊不清。我們有一句說話：“三個和尚沒水吃”，便是一個很好的寫照。

主席，青少年濫毒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數目可說是數以千計。甚至有些報道提到，現今的青少年戒毒中心有人滿之患，如果不加以正視，對香港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主席，今次正生的選址問題，是由於政府處理不當而造成的。鄉議局、民建聯與大家都是一樣，認同正生書院過往十多年來，對青少年戒毒更生所作出的努力及貢獻，是予以肯定的；社會人士亦一樣，對它是認同的。這項諮詢工作理應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事前能夠多作研究和溝通，相信便不會出現今天的局面。

主席，至今我也沒有辦法可以瞭解，今次正生書院整個諮詢過程當中，究竟出了甚麼問題。我對新界事務比較熟悉，過往亦有建議把不少監獄、戒毒所甚至是中途宿舍等設置在新界，過程當中，有這樣或那樣的想法是不出奇的，市民反對的聲音亦有。但是，經過政府多次細心地到社區進行宣傳、溝通、諮詢，事情往往得以化解。最近關於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等問題，都是這樣解決的。究竟正生書院事件出了甚麼問題？至今我也無法明白。這亦說明了，今次的責任在於政府諮詢不足而引起居民一些誤會。

余若薇議員剛才對劉皇發主席的發言提出一些意見，在這裏我想作出澄清。鄉議局從來都是一個負責任的團體，對社會的問題，我們是敢於承擔，所以提出很多學校地點讓正生書院選擇，正生書院亦作出正面的回應。梅窩並不是單一選擇的地方，我說的是真心實話，我在這裏重申新界鄉議局的立場，無論如何，最終選擇梅窩也好，其他地方也好，我們同樣是會支持的。我希望鄉議局能夠與全港市民一起，為了這羣青少年的未來，作出我們的努力。

剛才很多同事表達的看法，我認為是比較客觀的，對梅窩的民生問題，政府是應該重視的，不單是教育的問題，也應顧及其他設施的問題。唐司長若干年前提到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距今已數年了，但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就這一點，政府是否應該三思呢？在選擇梅窩之餘，是否亦應重視這些民生問題，令居民的怨氣不要這麼大？我相信這樣做，是會有利政府的施政的。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本身也是吸煙的人，而煙草其實也是一種毒品，只是合法的毒品而已。我也被人歧視，因為同事一走近我便會嗅到一股煙味，但他們從沒有要求我戒煙，很少人會說希望我戒煙的。事實上，在如此複雜的社會內，我們有時候也少不免會忘記了一些弱勢社羣，而被界定為吸毒者的更是弱勢社羣中的弱勢。

我要說的是，我們的政府不時帶動社會的主流歧視這些弱勢社羣。在居港權問題上，這個議事堂被政府蓄意誤導，聲稱如果實現居港權，將有數以百萬計的人來港，於是這個議事堂便表決贊成不讓他們來港，也不要給予他們人權，而且更要釋法。葉劉淑儀現時不在席，當天她正是這齣戲的主角。

此外，我們亦牽頭歧視其他弱勢社羣，例如內地來港的同胞居港不足7年，是不會獲得社會福利的。這導致很多女性在照顧子女時，被迫拿取子女的綜援過活。這些事情日復一日地存在，歧視別人，包括梅窩居民歧視那所學校。南約區中學的校長是我的朋友，他說他向范椒芬提供一項計劃，但她聽了不到5分鐘便拒絕了。今天，由於正生書院一事，我們全部皆受良心的感召，所以在這裏吐一些肺腑之言。我不是說只我一人，我較別人差勁才對，因為我至今仍未到過正生書院，一直沒有空。我想起了一位哲人說過的一句話：“不要笑，不要哭，但要理解。”

黃司長已經離開了，正是他在此大聲疾呼說要禁毒的。究竟他另有甚麼重要約會呢？難道不能押後數分鐘嗎？他與我們約會也經常遲到數分鐘。他在這裏說過：“我的首要任務是禁毒。”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但檢控民間電台卻手起刀落，纏訟多年，更即時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指我們藐視法庭，至今拘捕工作仍在進行。這是甚麼政府呢？“口爽荷包溷”，如果他是有心坐在這裏的話，我亦已經指教過他。他是教徒，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他今天竟然不在席，只命局長坐在這裏。唐英年哪裏去了？我們說政府有問題，那為何唐英年仍往種樹呢？他不是要統率百官的嗎？

各位，我們罵梅窩居民，但我覺得其實並沒有所謂梅窩居民，歧視人的人便是歧視人的人，不管是梅窩、窩梅、九龍或香港，都是歧視。不應只說梅窩居民歧視人，歧視人的人便是歧視人的人。然而，政府把戒毒學校交給了一個基督教團體來辦，但卻沒有長遠的準備，它才應該下地獄。政府由地獄回來後必須告訴我們，它有些甚麼打算。

張宇人議員：主席，正生書院在過去十多年來一直默默耕耘，把不少遭受毒品禍害的年青人挽救過來。但是，輝煌成績的背後，原來位於大嶼山芝麻灣的正生書院不僅校舍設施簡陋，更因學生眾多，不敷應用，兼且校舍背後山坡又有塌石危險。因此，為了學校的未來發展，為了學生的安全，自由黨認為遷校一事必須盡早解決，不宜再拖。

本來，正生心儀的梅窩校舍是一個不錯的現成選擇，可惜至今仍未被當地居民接受；而鄉議局近日雖羅列多個梅窩以外的選址供正生考慮，但自由黨擔心，事情發展至今，才突然“殺出”一大堆新選址，而且越推越多，甚至赤柱及中環也有，這樣會否反而令事情複雜化？

再者，鄉議局聲稱新選址山明水秀、風水好和環境優美，但這些卻不是正生的需要。因為正生的教學理念是把學生融入小社區，讓他們學習待人處事。如果正生遷往喜靈洲、石鼓洲等人跡罕至的地方，便會不折不扣地變為一間與世隔絕的戒毒中心，跟書院本身的教學理念南轅北轍。

主席，正生書院的學生往往只是一時行差踏錯，誤入歧途，但既然他們已立定意向，重返正途，試問我們為甚麼要用有色眼鏡對待他們？再者，正生現時在長洲設有男生宿舍，也開設了薄餅店和茶莊等，不但沒有對附近居民構成滋擾，其學生的謙卑有禮更贏盡街坊的口碑。既然眼前有成功例子，我們為甚麼還要把這羣年青人視為洪水猛獸？

事實上，社會對這羣學生也十分支持。自由黨上周六發起“以心比心，支持正生”的簽名行動，短短數小時間便已收集到超過3 500個簽名，反應熱烈，不少市民更送上勉勵說話。自由黨已在周日把這些簽名交予正生書院的學生，鼓勵他們勇敢面對將來。

自由黨衷心希望梅窩居民能夠發揮包容的本色，如果沒有其他更適合的選址，便應接納這羣學生，給他們改過自身的機會；而政府則應努力做好斡旋工作，以求做到正生和梅窩居民雙贏。例如當局可以研究，在梅窩設立一所小型中學，以回應居民要求重辦中學的訴求，令正生與梅窩居民的訴求均得以照顧。

早前，鄉議局主席兼行政會議成員劉皇發在提出4個選址供正生書院考慮時曾許下諾言說，如果4個選址也不獲正生接受，他會游說梅窩居民接受正生遷入該區，擺平事件，他又表明有信心於3星期內可以解決問題。

雖然如今選址已增至10個，但自由黨相信社會各界皆期望“發叔”能適當地作出調停，好讓正生的遷址計劃不致無了期的拖延下去。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李華明議員：今次正生書院的事件，真的可說是轉危為機，最低限度，正生書院讓我們今天有這項休會辯論，讓香港人知道原來有這樣的服務，否則，我相信也不會有太多人會如此清楚。此外，正生事件亦最低限度令很多人進行討論，研究應如何對待青少年吸毒的問題。

各位同事，我們不要說青少年濫藥或濫用軟性毒品，我們應把那些物品稱為危害精神的毒品。無論是“K仔”或氯胺酮，其實都會嚴重影響年青人的神經系統和大腦運作。我本身是禁毒常務委員會的委員，雖然不是很勤力，但這事件卻令我們再思考方向。

就整件事來說，我本身有很深的感受。我在1991年從九龍東選區獲選為前立法局的議員時，經歷了3次事件，其中一件發生在麗港城。該處的社區中心有一間精神病康復者中心。我自己居住在麗港城，既是當區的前立法局議員，也是社工，自然便擁有多重角色，我最後選擇支持在那裏設立該中心。自此以後，我面對了十多年的政治挑戰、對抗。雖然那些情況現在已不會發生，因為已過了那麼多年，而且我亦已遷離該處，但以前在街上會有人指罵我。我想指出的是，十多年來，那間中心在那裏不曾發生過事件。

第二件事是關於東頭邨貴東樓的弱智人士日間中心。當時，東頭邨互助委員會同樣反對該中心遷進那裏。大家可能不記得，當時也有立法會議員到那裏與居民傾談。

第三件事與麗晶花園有關。這事件更惡劣，居民簡直是長年累月在該處鬥爭，他們在該處設置了一個攤檔，指着在那裏工作的護士，把他們罵得要死。很不幸，當區的區議員也藉着此事而獲選。他是民建聯的區議員，他極力反對設立該中心。當時，他是港進聯的成員而不是民建聯的成員，但由於兩者後來合併了，所以他現在加入了民建聯。我不是

想藉此事批評任何政黨，我只想說有人藉反對來爭取政治本錢，當上了區議員，這是十多年前的事。麗港城的情況亦一樣，當時那位區議員也是因為有關事件當選。他當時是自由黨的成員，但現在已退出了。

我向大家提出這3件事，第一，是由於反對的理由跟大家今天所說的理由一樣：諮詢不足，政府做得不好，民政事務處的處理手法差，第二是關乎區內的資源。張學明議員剛才說梅窩缺乏很多服務，這便帶出了問題。諮詢不足、做得不好、區內很多服務不足，是否便代表當有這類服務遷進時便要把它踢走呢？他們覺得應該這樣，但我則不然。

我們不應以這些作為理由來掩飾歧視。當然，歧視可能來自誤解，他們不是真的要歧視這類服務，但他們是真的不清楚。帶領他們參觀為弱智人士所提供的服務是沒有問題的。正生在長洲十多年，相安無事，長洲居民全面支持正生，這代表了是沒有問題的。麗晶沒有問題，麗港城沒有問題，東頭邨也沒有問題。我可以告訴大家在這3件事發生後，這些機構多年來被歧視、孤立、打擊，但最終也沒有問題，社區完全接納了它們。我相信梅窩居民亦會是如此。他們初時可能很辛苦，我相信戒毒初時亦很辛苦，但做到了便會有成功感。我剛才提及的3項服務已融入社區，沒有人再反對了。

所以，我希望梅窩居民能夠以平常心看待。他們難免有誤解和不瞭解，他們要爭取和加強梅窩服務是對的，但不應反對在區內提供這項服務。我絕對相信在長洲的成功例子，同樣會在梅窩繼續，只要大家給予支持。此外，政府一定要配合，向這類戒毒機構撥出資源，否則，問題仍然是會發生的。

黃毓民議員：主席，關於正生書院的問題，很多同事都先後發表過他們的意見。這個問題歸根究柢，便是一個進退失據、張惶失措、方寸大亂的政府要承擔最大的責任。

我不想在這裏繼續罵政府，我自己對正生書院的師生在這麼艱難的環境，仍表現出這種奮鬥精神，感到非常佩服。我們參觀及探訪後，最令我感動的是，在那裏授課的老師和職員，要與同學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共處，互相勉勵，生命影響生命。我不想好像一些人般，在這裏批評有人歧視別人，這個社會一向也有歧視存在，窮人歧視比他更窮的人。你要改革嗎？我很贊成，不過，不要改變我，每個人也是這樣的。我們整個社會的氛圍便是這樣，這跟教育有關、跟政府沒有認受性有關，是有很多因素，並非一些單一因素所致。

要解決正生書院的問題，一點也不困難。反而，因為正生書院遷校事件所引發出來的青少年毒品問題，更值得我們關注。現在有一個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發表了一份洋洋灑灑的報告。

李華明剛才說，不要說那是吸毒行為，也不要說那是毒品，是濫藥，是濫用精神科藥物。他一定沒有看過這份報告。專責小組建議，日後的預防教育和宣傳工作應一律把drug abuse統稱為“吸毒”或“吸食毒品”，並盡量避免使用“濫藥”或“濫用藥物”等詞語，這便是專責小組報告內的建議——李華明現時不在會議廳——跟你這位善良的議員剛剛相反。當然，他們是有其理由的。

事件弄至今時今日的境況，反而令我比較擔心的是，這份報告裏提出的驗毒計劃。我當初看完這份報告後，在保安事務委員會上，我極力反對這個所謂“自願”或“強制”的檢毒計劃，因為如果沒有配套的話，便難以成功。

司長，正生事件很清楚令我看到，如果我們推行這個驗毒計劃，驗出有數千名學生吸食“K仔”或其他毒品，怎麼辦？你告訴我，怎麼辦？單是一所正生書院的百多名學生，要尋找一個比較好的環境也這麼艱難，如果驗出數千名學生有吸食毒品的行為，那怎麼辦？沒有配套的情況下，請你暫時不要推行，好嗎？

我覺得正生書院的學生這次取得了勝利。雖然現在沸沸騰騰、喧喧嚷嚷的，有很多人前往探訪他們，他們可以感受到社會人士對他們的關心。但是，當人們離開後，他們同樣要面對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將來，對於要留在這裏多久、可否繼續留在這裏讀書、跟家人的關係等問題，他們皆要面對。

正生書院對學生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他們以基督精神進行教育，這反而值我們思考一下。所以，當天有同學要求我在他們的筆記簿上簽名，我最常寫的4個字便是“耶穌愛你”，因為只有基督這種博愛精神，不分階級，不分你是何許人，才能令他們有機會遷善改過；讓跌倒的，可以重新站起來。

謝謝主席。

潘佩璆議員：主席，我們上星期日參加了一項青少年反吸毒運動的啟動典禮。在主持儀式時，黃仁龍司長引用了《聖經》一則很有名，關於迷途浪子的故事，以此比喻沉淪毒海的年青人。當浪子知錯，立心改過，

返回老家時，他父親向他展示了包容和愛心，這則故事令一眾參加者深受感動。我當時心裏想，如果社會能夠好像這位父親一樣，寬恕、接納和熱切歡迎這些迷途知返的青少年，應該是一件好事。

十五年來，正生書院(“正生”)的校長和老師在十分惡劣的環境下堅持辦學，為沉淪毒海的年青人開闢一條復康之路，實在令人肅然起敬。香港作為一個關懷的社會，應盡力支持正生的師生為抗毒所作的努力。可是，事情往往不盡如人意。我們從電視上看到部分梅窩居民在居民大會上，對正生打算遷往當地表示強烈反應，我們心裏不禁問，問題其實出於哪裏呢？

有學者將今天的正生事件，與十多年前的麗晶花園居民反對設立愛滋病治療設施一事相比，李華明議員剛才就這方面已說得很清楚，類似事件也曾發生數次。這些事件其實有很多相似之處。居民對在家園附近設置某些形象較為負面的設施產生抗拒情緒，這是十分常見的現象。學者陳健民稱之為“保家症候”(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他認為“保家症候”的出現，不應單歸咎於社區居民的心理反應，還關乎這些設施與使用者如何一早便被社會或其他人標籤化，甚至醜化，以及當局在引進這些設施時所採取的方法和策略。

近年，社會把吸毒者標籤化，令很多市民也認為他們是品流複雜的壞人。因此，當有人打算送這些人進入他們的社區接受康復服務或教育時，當然便不歡迎。此外，社會也不瞭解正生的服務和教育模式，認為正生只是收容吸毒的青少年，不會幫助他們走向正途。政府在這件事上難辭其咎。有關這方面，多位同事剛才已說過了。在安排正生遷校一事上，政府與居民的溝通實在做得太差和太倉卒，引起梅窩居民抗拒和反彈。事實上，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政府亦沒有盡快落實規劃發展梅窩，令居民的生活長期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引致居民長期不滿，正生事件其實只是引爆了這股累積的怨氣而已。

我相信要解決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是正生和當地居民互相瞭解，加強溝通，消除疑慮。從各種報道可以看到，正生的學生並非如一般人所想像般是一羣暴風少年，他們很多也很可愛，我相信社會其實很願意給他們一個機會。事實上，工聯會的同事王國興議員早前收到梅窩居民所表達的憂慮後，已馬上安排他們約見禁毒處等相關政府部門進行溝通，讓居民明白正生的作用。

我相信只要透過更多接觸和溝通，任何地方的居民也不會抗拒讓正生遷進他們的社區。總括而言，工聯會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便是我們完全支持正生，同時認為政府在考慮選址時要尊重居民的感受，因為只有社區和書院互相接納，認同對方的做法和信念，正生落戶梅窩才會事半功倍。可惜，政府一開始便沒有仔細做好溝通和諮詢的工作。我們樂於看到新界鄉議局成立了專責小組跟進這件事，希望在多方努力下，問題可以妥善解決。

我謹此陳辭。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要更正我剛才說李華明對濫藥的說法。他剛才好像是說那是報告內的說法，是我聽錯了。多謝主席容許我更正。

梁家傑議員：主席，數天前，有電視節目訪問了一些長洲居民對正生書院學生的看法。他們所有人均讚不絕口，說正生學生有禮貌、願意與人握手，因此不捨得他們搬走。有一位先生甚至以說笑口吻說，有時候，真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進入正生唸書，學習正生學生的紀律。看完這段專訪，我看得出正生與長洲居民相處非常融洽。

其實，如政府一早能夠對正生的調遷作出更廣泛解釋，讓梅窩居民更深入作出瞭解，或許不會出現這麼大衝突和回響。既然長洲居民能夠與正生共融共處，我相信梅窩居民也可以。因此，主席，我其實有信心正生遷校梅窩一事，最終會得到比較圓滿解決的。

我反而想用以下4分鐘時間，說一下我所瞭解的正生書院，其理念和辦學宗旨是甚麼？在我看過的正生文獻中，有以下一段文字，我引述出來：“在這個社區內，職員與學員共同實踐誠實、忠厚、自律、無私等原則，這些美德均植根於基督教信仰和人類文化內。為鞏固學員，我們還設立個人及小組輔導、成長課程和聖經班。學習元素互相緊扣，以能融合於學員每天的生活。我們的附屬機構基督教正生書院提供‘傳道、授業與解惑’的教育模式，包括中一至中七的課程和職業培訓。為了增加實習機會，我們還開設不同業務，讓學員有機會將理論配合於實踐。”

主席，正生會是一個根據法律成立的慈善組織。正生書院自1998年開始註冊，現時暫時獲社會福利署根據《藥物依賴者治療康復中心(發牌)條例》發出豁免證明書，營運至2011年1月。正生也是香港唯一的機

構，同時同地營運輔導康復院舍和私立學校，為曾經吸毒的青少年學員提供全方位的互補服務。因此，正生書院並非一間戒毒中心，其中40%的老師具有碩士以上學歷，正生的學生也不是囚犯，因為根據法律，他們不須被關起來與世隔絕，學生只是被判感化令。主席，很多被判感化令的年青人根本仍然繼續上學。

新的“三三四”高中課程要求“其他學習經歷”和“應用學習課程”，正生不就是身體力行在貫徹這些要求？正生有能力提供很多不同的職業培訓和體育活動，但他們確實要有教室、講習班課室和運動中心，他們要有工作室、廚房、激光雕刻室、茶藝室、乒乓球場、籃球場等。

主席，其實，正生亦曾解釋，如它可遷往梅窩，會為當地社區提供很多服務。它事實上亦透過這些服務教育學生，其中提及有薄餅屋、中式茶餐廳、電影學院、設計學校、籃球學校、乒乓球訓練中心和越野跑訓練學校等。

主席，我確實很希望在公民黨提出的“雙子方案”框架下，梅窩居民和正生書院能夠達致雙贏局面，一方面梅窩居民的教育需要獲得照顧，另一方面正生亦可遷往梅窩。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發言是撐正生、撐梅窩及3位局長的，倒不如你們3位局長也搬入梅窩居住，我相信這是最好的問責表現。說到政治問責，今次令人感到最痛心的，是令梅窩居民與正生書院學生好像困獸鬥般，本來這兩羣人是不應相鬥的。我認為當天的居民大會好像變成批鬥正生書院學生的大會，存在歧視成分，我感到很痛心，為甚麼會弄至這樣？這羣同學願意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繼續學習、復康，大家是應該值得支持的，為何弄致當天的居民大會變成歧視、批鬥大會呢？當然，居民本身有情緒，我想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已經墮入一個不包容及歧視的局面，在這種情緒下說出傷害了他人及同學的語言，我也感到很痛心。當天3位局長全部“潛水”，只派一位首席助理秘書長黃福來到來當箭靶，這是問責的表現嗎？弄致今時今日的情況，其實歸根究柢，是因為政府四無：無政策、無溝通、無承擔、無和諧。

首先是無政策，政府根本上從來也無政策。在處理這些復康學校上，有關學生根本上已經戒毒而在復康中，他們處於如此惡劣環境，政府也沒有資助，沒有任何政策。其實，即使今次協助正生書院搬遷，最後又有甚麼政策呢？政府會否資助這類方式辦學的學校呢？是無政策的。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應提供一項政策，告訴我們究竟政府如何看這些學校，不是只提供校址，而是提供政策。

第二點是無溝通，很明顯，這對梅窩居民是很不公道的。其實，梅窩居民當時反對殺校，亦要求爭取一所中學。在這個這麼大的地方爭取一所中學，並非很奢華的要求，而是很正常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如果自己居住在梅窩，子女在該處讀小學，也希望他們在該處讀中學。可能有人會說，他們選擇在梅窩以外讀書，因為其他地方有名校。然而，不是人人也可以到梅窩以外讀名校的，亦未必人人喜歡讀名校，最重要的是找一所好學校。要求政府提供一條龍學校，由小學至中學，對梅窩居民來說，是否一項頗奢華的要求呢？其實一點也不是，是很正常的。政府經常說，當時梅窩只有50名學童。但是，大家要明白，首先，該50名學童的家長可能覺得梅窩沒有一所好學校，所以便替子女報讀梅窩以外的學校。老實說，如果父母認為該所學校不理想，必定會想到其他地方的學校，但如果政府給他們一個機會，為他們在梅窩開辦一所好學校，便能吸引學童回來就讀，尤其是現時有很多專業人士和外籍人士遷居梅窩。梅窩並非沒有此需要，而是有此需要的。然而，政府一直沒有處理梅窩居民這問題，在沒有溝通的情況下，政府一貫的態度是，殺了該校，接着便不聞不問。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是沒有聽到梅窩居民的訴求的。

我們希望大家能達致一個雙贏方案，正生書院搬入南約區中學，快點給它地方，然後盡快向它提供一項政策，在梅窩找尋其他可能更適合的地點，讓它長遠有安身之所，而梅窩居民亦可有本身的一所學校。我覺得這是大家應該考慮的，不要讓事件令政府“倒瀉籬蟹”般，變成全部“河蟹”；政府經常說要和諧、和諧，但現時便滿地“河蟹”，弄致梅窩居民與正生書院學生像困獸鬥般，這是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多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主席，浪子回頭，其實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事實上，我們一般市民都非常同情那些能夠回頭的年青人，因為社會本身是善良的，人間有同情之心，我們看到一些走錯路、誤入歧途的人，他們要回頭的話，相信大家也願意..... 如果可以的話，盡量扶他們一把。我想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今天正生的同學能得到社會廣大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我想也是基於這個原因。

我們在這段時間不斷尋求解決的方法，剛才張文光議員也提出了從多個方面來處理這個問題。其中一方面是，他覺得必定要打擊毒品，更要打擊源頭，特別是把一些販毒的成人繩之於法。我覺得這當然是對的，也同意這種做法。做事必定要由頭開始，如果找不到根源，只是在枝節上做工夫的話，便沒有意思，幫助不大。

不過，有另一個問題是張文光議員較少提及的，便是為甚麼年青人會喜歡吸毒呢？源頭何在呢？如果我們無法解決這問題的話，做很多工夫，興建多少所正生，也不能夠徹底解決問題。如果我們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源的話，便會相得益彰，幫助很大。

我個人覺得，青少年要走這條路，無論是吸食軟性毒品或其他精神藥物，最主要的其實是他們不能投入今天的教育。很多年青人不想上學，或是回到學校後，在課室裏睡覺，渾渾噩噩，放學後則聯羣結隊到處遊玩。在這種羣體影響下，便很容易會吸煙和吸毒。我們看到這一個現象，但政府有否政策來針對這些現象，解決問題的根源呢？我們就是看不到。

今天很高興看到孫局長在席，我也希望稍後能聽到他的發言，看看可否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源。即使黃司長所想的方法是可行，也是事後的，而並不是事前的。如果在事前可以截斷的話，問題便不會如此複雜。今天首先要想的第一件事，便是如何從教育方面，截斷青少年吸毒這個源頭。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過去不斷要求小班教學，但政府表示小班教學是沒有用的，對學業幫助不大。在某程度上，我也贊成它所說的，但作為教師，小班教學使老師有更多機會與學生接觸，從而可體驗、感受或瞭解他們的問題，令他們覺得學校與他們之間存有關係，從而增強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改變他們的一些壞習慣。這是我們期望小班教學所得到的效益，但可惜的是，小班教學遲遲未實行。即使是實行，也只是由小學逐步伸延至中學，而每班只是少了一兩名學生，與現時每班仍有三十多四十人，分別不大。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正生便必須與當地居民達成一個和諧的局面，大家不要再有衝突，讓它繼續可以幫助這羣小朋友回頭是岸，能康復過來。但是，這只是社會的一個小角落，現在所面對的，不單是一所正生書院，而是要面對全港青少年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除了希望大家能幫助正生，讓它可以協助這少數同學之外，還要考慮得更廣大和廣闊，以斷絕這個根源。我不知道黃司長的小組成員中有沒有教育方面的人員，或有沒有孫局長的同事，可以一同協助考慮怎樣從教育方面改善現時的學制、內容、方式和師生之間的關係，使他們不致誤入歧途。

甘乃威議員：主席，我作為一名家長和社工，認為這次事件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社會正視和討論青少年的吸毒問題，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不過，劉皇發議員剛才卻批評政黨爭相介入，不少人要趕上這班政治順風車，令事件變得政治化。我認為作為一名市民、家長或社工，如果看到社會為青少年的吸毒問題沸騰地討論，也不表達我們作為社區和地區的領袖的看法，我認為實在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我今天看了《信報》的一篇文章，作者名為“魯姜”，我想這是他的筆名。文中說：“令民意出現一面倒的觸發點，是正生書院的學生在面對梅窩居民時的大方表現……這個讓學生向公眾率性表演、自我表現的機會，過去從未出現，因為傳媒根本不會對正生書院如此另眼相看。”我想這次正生書院的同學正好讓香港社會看到，我們很希望大家在這次事件的討論過程中，可以令壞事變好事。

梁家傑議員剛才也提到有些訪問是關於應否讓家中的小朋友入讀正生書院的，我亦曾與女兒談及這問題。我問她如果面對這麼多居民，在居民大會中對她作出批評，她會有甚麼反應？我不想把正生書院的教學效應“神化”，但我相信無論是正規學校也好，是主流學校也好，也會有學生離開(dropout)。然而，它本身有其教學理念，大家也看到，在正生書院接受教育的學生，均能鎮定地面對社會不同的批評。正如我剛才所說，真的是叫人另眼相看，而這便是正生書院教學的成功之處。

因此，在未來的日子，我相信政府在處理這問題時，可能要回答很多問題。究竟如何協助正生書院物色合適的校舍？正生書院的教學模式其實已獲社會肯定，究竟政府如何令這種教學模式繼續在社會上發揚光大，並且做得更好？究竟政府能否積極去做？大家也看到，很多吸毒問題均發生在青少年身上，究竟政府採取了甚麼措施呢？這是政府必須回答的，而不可以再像以往般慢調斯理及採用混亂的方法。究竟政府有否整體措施處理這問題呢？政府是必須回答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要令壞事變好事，其實是希望藉着正生書院事件，令更多年青人醒覺，不要再吸毒，這是我們希望做到的好事。

由於時間所限，很多同事剛才也說過，我們應向正生書院的師生致敬，而我也說過不應把它“神化”，但我認為這次正生書院的師生，不單為興建新校園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最重要的是，正如我在開始發言時所說，令到社會正視這個問題，以及令政府正視這個問題，研究如何處理青少年吸毒的問題，而不要把問題置於抽屜內。我認為這才是我們值得向正生書院致敬的地方。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議員已發言完畢。我現在請保安局局長及教育局局長發言答辯。

保安局局長：主席、各位議員，我感謝張文光議員提出這項議案，給當局和各位議員一個空間，討論基督教正生會申請重置院舍到梅窩南約區中學的議題。我也感謝剛才各位議員提出的不同意見。

律政司司長領導的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去年11月發表報告，提出全新整合、全面加強禁毒策略，各政策局及部門正全力以赴，一一加以落實。在打擊毒品源頭和供應方面，警方和海關素來絕不手軟，透過雷厲的執法行動、無間地對外合作，堵截毒品流入本港，掃蕩本地毒品黑點，追擊整條供應鏈。

在減少毒品需求方面，我們一方面從根本出發，培養社會關顧青少年的文化，支持他們健康成長，另一方面，也會針對毒禍，全面加強宣傳和預防教育工作，當中更特別照顧90萬莘莘學子，建設健康校園，鞏固尚未接觸毒品的一大羣。

可是，無可避免的情況是，不幸地不少的青少年已經走上吸毒之路，有的迷途尚淺，有的泥足深陷。他們的背景和情況都各有不同，協助他們的方法自然有異。我們的策略便是提供多項模式的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包括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物質誤用診所、美沙酮治療計劃、懲教署轄下的戒毒所，以及住院式的治療和康復中心。

就住院式的治療和康復中心而言，現時全港共有39間，分布港九新界離島各地，由17間非政府機構營辦，治療模式、時間長短、工作理念各有不同，服務對象亦不同。

現時的《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發牌)條例》，為治療康復中心在安全和管理方面訂定架構，從而提升服務質素，保障接受治療人士的利益。為符合法例要求，部分中心須改善現有設施以至原地重建，更有部分須覓地重置。

與此同時，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建議策略的其中重要一環，便是針對嚴峻的青少年吸毒形勢，增加下游服務的名額與深度，並加強重返社會的元素。治療和康復中心未來的工作，重置或重建的發展方向，也須循這方針釐定。

政府會盡力在政策方向、土地規劃、規管要求、地區諮詢上，提供支援和意見，確保我們下游服務能夠與時並進，回應最新的毒品形勢。

基督教正生會在大嶼山下徑的兩間治療及康復中心，便是一個有需要政府協助重置院舍的例子。除營運院舍外，正生會更同時同地開辦私立學校正生書院，根據《教育條例》註冊，為曾吸毒的青少年提供輔導及教育的互補服務，引導他們重建新生。正生會這個獨特的服務模式，多年來已做出相當成績。

面對吸毒問題年輕化，不少受毒品困擾的青少年仍在適學年齡。在專責小組報告基礎之上，政府在今年4月發表《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第五個三年計劃》，當中指出了應該發展和提升嶄新有成效的服務模式，而正生會所採用輔導與教育並行的模式正是一例，確保康復中的青少年享有正常接受教育的權利，裝備自己重返社會。

就第五個三年計劃，當中有數個建議：(i)鼓勵營辦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的非政府機構，發展和提升嶄新的服務，這點我剛才已提過；(ii)繼續為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的教育課程提供資助，並檢討課程的運作，以應付青少年吸毒者不斷轉變的需求；(iii)考慮服務需求和加強羣育學校服務的時候，亦應該考慮戒毒康復學生的特別教育需要；及(iv)繼續協助康復學生重返正規的學校。

現時位於下徑的院舍和書院，設備嚴重不足。正生會數年前曾考慮在原地重建，但遇到不少的困難，例如天然山坡潛在的風險、平地不足、地權不清、交通不便、成本不菲等。這些問題不易解決，所以正生會向政府申請遷往鄉議局南約區中學的空置校舍，並同時針對最新的毒品形勢，將服務名額提高至200名。

政府在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後，包括其他可能的選址，原則上支持正生會的建議。這符合正生會迫切的運作需要，配合該會其他在離島區的院舍及訓練單位的運作，協調資源，發揮最大果效。我們特別留意到南約區中學舊址配有適合的硬件，能夠加快院舍和學校重置的步伐，也可增加名額，服務更多有需要的青少年。在這方面，我要感謝教育局在這方面的承擔，撥出有關的空置校舍，配合政府整體的禁毒政策。

在地區層面，正生會已有十多年在長洲和梅窩營辦康復院舍的經驗，與當地居民相處融洽。不過，政府也完全明白有需要就正生會的新建議，進行地方諮詢。就此，我們透過離島民政事務處，自本年3月開始安排正生會和梅窩鄉事委員會及有關地區組織人士溝通和會面，介紹正生會的工作理念和建議。政府各有關部門除了和地區人士、鄉事委員會和鄉議局代表會面外，更有通過兩次居民諮詢大會，直接聆聽居民的意見和解釋就有關建議的立場，並於6月15日循一貫程序正式向離島區議會介紹正生會的建議，這些都是我們地區諮詢工作的一部分。

在諮詢過程中，鄉議局、區議會及梅窩居民均表達了不同的關注，而整個社會也作出很大的回響，這正反映諮詢工作能夠發揮功用。第一，諮詢讓梅窩社區更清楚掌握正生會的服務對象及服務形式，有助減少居民在社區治安和地區發展方面的疑慮。事實上，不少居民近日表示支持正生會服務，但也提出了大嶼南居民的教育需要的課題，這方面稍後教育局局長會再作交代。

第二，諮詢過程令全港市民對青少年吸毒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毒品是危害年青一代的最大敵人。在諮詢的過程中，我們見到社會已經凝聚共識，認為必須幫助這些受荼毒的青年人再次站起來，重新回歸社會。

我們會繼續協助正生會重置院舍及學校的工作，我們也會努力不懈的。我很高興見到鄉議局支持正生會的工作，並提供其他可能的地方選擇讓各方考慮。在這方面，政府樂意繼續與各有關方面共同努力，俾能早日確定一個符合正生會需要的選址。

主席，青少年吸毒，往往是更深層次的社會、家庭和個人成長問題的表徵，要從問題的根本着手，我們積極提倡一股關懷青少年的文化，社會各界人士都可從不同途徑或方式，向有需要的青少年施以援手。

除了正生會的院舍外，亦有其他治療及康復中心須重置或興建。我希望各個不同社區，把自己看作提供這些服務的社區夥伴，接納曾經走錯路但決心回頭的年輕人。他們的生命會因你而改變，他們會感激你們，你們也會以他們的改變為榮。香港亦會因此而成為一個更包容、更有愛心和更有希望的社會。

主席，我謹此陳辭。

教育局局長：主席，教育局一貫的政策，是支持非政府機構在提供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的同時，為適學年齡的戒毒者，提供教育服務，幫助這些一度誤入歧途的年青人，善用寶貴時光及裝備自己，以協助他們盡快返回正常的社羣。基督教正生書院現時於下徑提供的服務，同時包含戒毒治療康復，以及以私立學校模式運作的教育服務。為此，教育局樂意交出前南約區中學的空置校舍，以配合基督教正生會（“正生會”）申請重置現時位於下徑的設施，使正生會戒毒及康復中心的設施得以改善，而學生可以享有較為理想的學習環境。

就年青戒毒者在接受治療期間的教育需要，早在1995年開始，我們已經為營辦戒毒中心的非政府機構提供協助，讓它們開辦教育課程，主要包括中、英、數主要科目，以及其他的教育活動，例如生活技能訓練和職業訓練等。教育局會按照開辦的教育小組數目提供資助，每10名學齡少年的小組每年可以獲得32萬元，以用作聘請教師和支付課程所需的開支。非政府機構如果在新地點開辦新課程，亦會獲得1萬元的“一筆過”津貼，用以購買課室家具及視聽教學設施。

正生會亦屬於營辦戒毒中心的非牟利慈善團體，它曾經在下徑的戒毒及康復中心開辦上述的教育課程，後來才轉以私立學校的模式運作。正生會如果在日後有意再次申請開辦教育課程的資助，我們是樂意與他們一起商討可行的方案的。

政府非常重視青少年吸毒問題。從策略上來說，預防永遠勝於治療。我們會要求學校制訂含有禁毒元素的“健康校園”策略，從而幫助同學自小培養正面的價值觀，以及加強他們的抗逆能力，讓學生認識吸食毒品的害處，令學會遠離毒品，愛惜生命。教育局與保安局會繼續保持密切聯繫，為學校提供支援，以落實健康校園政策。

對於曾經誤墮毒網而回頭是岸的學生，協助他們重返校園，教育局是責無旁貸的。那些完成戒毒治療，並要離開康復中心的學生，他們應盡快返回主流學校繼續學業，並與同學一起享受正常的校園生活。我們會致力提供協助，為他們安排合適的學校，以及透過教育前線員工、校長、社工和家長的合作，盡快幫助他們融入學校社羣，重入正軌。

多謝主席。

主席：由於這項議案辯論已進行了超過一個半小時，所以根據《議事規則》第16(7)條，休會待續議案無須付諸表決。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09年7月7日星期二下午3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2時13分休會。